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3n1445

玄沙師備禪師廣錄

(參學) 智嚴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45-A 新刻玄沙錄序
  - No. 1445-B 玄沙廣錄序
  - 上堂示眾(一)
  - 行光置五問
  - 德彥伸五問
  - 德彥咨和尚細說
  - 法語問答
  - 上堂示眾(二)
  - 方丈錄
  - 王大王請雪峯與玄沙入內論佛心印錄
  - 贊頌
    - 自述真贊
    - 塔頌
    - 因事有頌
    - 洞山有靈叟頌上師
    - 師以頌答
  - No. 1445-C 唐福州安國禪院先開山宗一大師碑文(并序)
  - No. 1445-D 日本錄唐福州玄沙宗一大師廣錄後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45-A 新刻玄沙錄序

伏以佛演三乘，如燈傳不夜之光；宗分五派，實法續無生之旨。曩時玄沙備師，名徧四海，為禪者所宗，迥絕覺路，無心即心，道範遺芳，玄猷溢世者也。
余從東渡數稔，得閱宋元豐間孫覺所序刊本玄沙廣錄，奈何華夏歲久，湮沒無聞，幸賴搏桑而有寶藏之者，豈非大法在在而昭然乎？茲遇安國山融峰禪師新刻流布，咸使人人見聞，共植般若勝緣，復千古之宗風，建不磨之盛典。只此述其梗槩，惟冀同志鑒焉，略為序云。　　東皐越杜多並書

No. 1445-B 玄沙廣錄序

右司諫直集賢院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兵馬鈐轄高郵　孫(覺)　撰

佛學最為多塗，而禪尤多病。唐之盛時，南北更相詆訾，而北禪浸微，逮今可見者千有餘家，皆六祖之所自出。
近世言禪尤盛，而雲門・臨濟獨傳。上自朝廷學士大夫，其下閭巷擾擾之人，莫不以禪相勝，篤好而力探之，亦皆得其髣髴。故古今禪者，其微言緒論，有見於筆墨之間，收索殆盡。
玄沙備師，名徧四海，為禪者宗。余守此且二年，求其全編不可得。晚得五六斷缺不完之本，[田/廾]僧校之，合為一書，雖有未具，十已得七八矣。因命玄沙僧刻板，以行于世。
按宗一大師：師備，福州閩縣人，俗謝氏。咸通初，從芙蓉山義通上人事弘照大師。久之，往鐘陵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足戒。雪峯大師嘗曰：備，頭陀再來人也。
曰：何不出遊諸方？
對曰：初祖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
初住玄沙。光化初，王審知請為安國開山，學者從之，嘗七百餘人。慧球・桂琛皆其高弟。審知奏賜紫袈裟・宗一之號。開平二年十一月示滅，年七十有四云。元豐三年閏月二十七日序。
No. 1445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廣錄上

光化三年歲次庚申　參學小師智嚴集

師上堂，示眾云：你諸人還委得清淨本然性相般若智海也未？若未委得，只如諸人相聚在此，還見面前青山麼？若道見，且作麼生見？若道不見，青山作麼生說不見？還會麼？諸上座！只是你諸人清淨本然性相般若智海具足見聞。若會，也只如然；若不會，也只如然。久立，珍重！

上堂，云：法法恒然，性性如是，切忌外覓。若具大信根諸佛，只是諸人自受用三昧，行住坐臥未曾不是。我今直向汝道：早是壓良為賤。還肯與麼道麼？肯不肯且作麼生會？如今作此說話，早是不識好惡了也。何以如此？為汝諸人分別如此。若彼，久立，珍重。

問：如何是自受用三昧？

師云：用如許多三昧作麼？

進云：如何即是？

師云：如何不是？

上堂，云：者箇山水通徹三世，潺潺地無處不是。諸上座！山是山，水是水，三世是三世，作麼生說通徹？所以我向你道：盡十方世界未有不是處，須得與麼始得。更有神通變化，亦不柰你何，直須親明己躬始得。莫久立，各自努力。珍重！

師謂眾曰：諸佛常助你，諸人還會麼？若會，又向什麼處會？若不會，又作麼生不會？且你諸人還肯還重麼？

問：如何是諸佛助學人處？

師云：你助我。

問：如何是直下不肯底人？

師云：阿那箇是明兄不肯你？

進云：為什麼如此？

師云：千里萬里。

上堂，云：你諸人在者裏受辛喫苦，覓箇什麼？不可教我開兩片皮也。何以故？口門無功，不是言句能安得人，須是一如去始得相應。莫祇念言句有什麼了期，直是成一片去。諸人莫道須到諸聖運用始得自由，你諸人什麼處不如他？

問：直得一如時如何？

師云：寐語作麼？

上堂云：我在此間住已得八九年，一日十二時中未有一時移易皎皎地，且作麼生會？你見不？山中和尚道：人人盡有箇古鏡，亙古亙今。向你道是箇什麼物便喚作古鏡？莫只道如常好，也須將為事始得，莫當等閑。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

師云：得與麼顛倒。

進云：還得也無？

師云：猶寐語在。
上堂云：大地虛空皆是妙明真心，諸人還會麼？你豈不見山中和尚時時見人便道是什麼？諸上座須是自肯始得。莫只與麼三箇五箇、說東說西，一期得安樂，已後難得人身去在。切須日夜精懃，親近道伴，決擇始得。
師因新到相看，乃問：闍梨近離什麼處？
僧云：離雪峰。
師云：雪峰近日有何言句示人？
僧云：和尚近日向僧道：我者裏如一面古鏡相似，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時有僧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云：胡漢俱隱。
師云：我不與麼道。
其僧便問：彥相咨和尚，忽遇明鏡來時如何？
師云：百雜碎。又云：相兄！山中和尚道：何似我與麼道？與麼道還知也無？
進云：彥相！不知和尚尊意如何？
師云：只如相兄又作麼生說不知？
師乃云：諸仁者！山中和尚道：我在者裏如一面古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我今直向你道是一面明鏡，且作麼生會？只如相兄問我：忽遇明鏡來時如何？我向伊道：百雜碎。汝諸人且作麼生會？若會得，只是你諸人本參事湛湛地。久立，珍重！
因雪峯下府，師出迎接，乃云：不易道路，且喜到來。
雪峯云：是！是！
師云：喏！喏！
雪峯云：若不是汝也難。
師云：本是桑梓之所，故非某之能。
峯云：我知得汝也，汝須向他道。
師云：喏！喏！他是與麼。
峯云：汝知稜道者問靈雲麼？
師云：不知。問：道什麼？
峯云：稜道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他對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師云：稜道者，會也無？
峯云：他不會。
師云：和尚何不向伊道？
峯云：我向伊道，直下是你。
師云：若與麼，恐他因緣不在和尚處，教伊下來，某向他說。
峯去時，乃云：你在此間住持，切須保任。
師云：得和尚。

峯云：自然興雲去。
師云：和尚到山，亦須善加保重。
峯云：是！是！
峯迴山向稜道者云：我到玄沙處，舉著你問靈雲因緣，玄沙會得甚好。
稜云：不知玄沙說道什麼？
峯云：伊也只道你是稜道者。
稜云：和尚何不向某說？
峯云：適來豈不是向你說？
稜云：若與麼，某且暫到玄沙處問訊。
峯云：若與麼，且去。彼中直向他道：不會，好去早歸。
稜乃下到，師云：且喜下來見說。你問靈雲：佛法大意是否？
稜云：是。
師云：他向你道什麼？
稜云：他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師云：你還會麼？
稜云：某並無會處，特與麼來，乞和尚慈悲為說。
師云：你是稜道者，作麼不會？
稜云：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
師云：只是稜道者，不用外覓。
稜云：和尚作麼生與麼說？某名不可不識，乞和尚為說箇道理。
師云：你是兩浙人，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
稜云：某實不會，乞和尚說破。
師云：我豈是不向你說也？
稜云：某特地來，乞和尚為說，莫與麼相弄。
師云：你聞鼓聲也無？
稜云：某不可不識鼓聲。
師云：若聞鼓聲只是你。
稜云：不會。
師云：你且喫粥去。
稜道者喫粥了，便上云：乞和尚說破。
師云：不是喫粥了也。
稜云：乞和尚說破莫弄，某且辭歸去。
師云：你來時從那路來？
稜云：大目路來。
師云：你去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好去。
僧從雪峰來，師問：山中和尚近日有什麼言句示人？
僧云：山中和尚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好看取。

師云：還有人會麼？
僧云：浙中稜上座。對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
師云：也須是他稜道者始得，我不與麼道。
僧便問：和尚作麼生道？
師云：用南山作麼？
問：如何是鼈鼻蛇？
師云：我向汝道，用南山作麼？
僧問：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意旨如何？
師云：直下是汝，是汝不會。
僧云：某不會。
師云：我也不會。
一日，僧問訊次，師云：你諸人還識者裏東西四至也無？
行思云：總識了也。
師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僧問：如何是東西四至？
師云：謝翁適來也道不識。
上堂云：佛法無事，亦能活人，亦能殺人。見性成佛，通於古今。
問：既是佛法，為什麼却能殺人？
師云：你是活人。
進云：如何是活人佛法？
師云：你是死人。
師上雪峰禮覲次，峰云：去下面看他諸人如何？
師到院主房，纔入門，提起坐具問院主，院主云：是什麼心行？
師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又到浴寮，見太原孚上座拗水次，師云：上座相看。
孚云：已相見了也。
師云：什麼年中孚？便歸房。
師上向峰說：勘破孚上座了也。
峰云：你作麼生勘？
師遂舉前話，峰云：是他語也在。
師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雪峰與師遊山次，峰云：欲將此一片地作長生地。
師云：看者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峰便作量勢。
師云：是即是，某不與麼。
峰云：你作麼生？
師云：造塔。
峰云：好！好！
師云：得和尚。

泉州王太尉請稜道者住招慶，雪峰差人送書至師處，師問：從什麼處來？
僧云：雪峰來。
師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師上雪峰送稜道者相看了，乃云：和尚！且喜又分一枝從彼處去。
峰云：是！是！緣即如此，只是桑梓不著。
師云：他也定。
峰云：是！是！
師云：喏！喏！
師見稜道者來相看，乃云：你是福人，得太尉造院貯你。
稜云：此恩力盡是堂頭和尚及和尚，故非某。
師云：我特為你上來，你且作麼生？
稜云：若與麼，某即禮謝和尚。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師却舉似雪峰問稜道者因緣，峰云：他本是兩浙人。
稜却云：泉州且不是當山。
師云：若與麼，你到彼中善為住持。
稜云：喏喏。
師云：我本不曾姓謝。
稜云：某又何曾是蘇州人？
師云：是！是！須與麼始得。
稜云：人人桑梓，須是明始得。
師云：也須用及處，不可一向。
稜云：一切臨時。
師云：好！好！甚是。
稜云：喏喏。
上堂云：你諸人還識得行脚事也未？我如今直向你道：十方諸佛與我同參，同行脚，為道伴，日夜未曾不是。還會麼？若會，如今便會取；若不會，又作麼生說道不會？莫只與麼說葛藤去。珍重！
師一日拈起蘿蔔，問僧：者箇蘿蔔，你作麼生？前後可百餘人，下語悉並不契。
後有元昌 對云：某喫和尚。
師云：喫什麼？
昌 云：喫蘿蔔。
師云：知得，知得。
師又云：我比來問你，諸人是箇喫底物，是你不會了，只管覓對話，有什麼了期？我今直向你道，承言須會宗，喫是喫底，用是用底，莫與麼黑白不分。我時時向你道，直須辨緇素，莫與麼儱侗，

無有是處。我一日十二時中，未曾不將為事，猶尚如此，莫道下一轉語，得了也是尋常。若與麼，一任諸人高飛遠颺，不用在者裏打蹬。
有僧却將蘿蔔出，迴山問：和尚作麼生？
師云：只要你喫。
僧云：如何是喫底蘿蔔？
師云：你飽我飽。
上堂，云：諸仁者！一法不成一法，異法不成異法。還會麼？若不會，也是不會；若會，也是不會。諸仁者！有什麼省發處？若省發，也只如然；若不省發，也只如然。上座！是何道理便得與麼難會？見聞覺知恒然。諸仁者！如此語話是何言句？明明地諸人須是一如始得。
有僧問：如何是一法？
師云：異法。
進云：如何是異法？
師云：一法。
問：如何是佛心？
師云：眾生心。
進云：如何是眾生心？
師云：佛心。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云：用自己作什麼？
問：道人相見時如何？
師云：我又何曾識汝？
問：如何是玄沙正主？
師云：你是主，我是客。
進云：為什麼如此？
師云：你問什麼？
雪峯問師：你在彼中住，有什麼兄弟親近於你？
師云：全學．全無學。
峯云：我不與麼。
師云：是！是！某不與麼。
峯云：作麼生？
師云：不學全學。
問：見色便見心，如何是見色？
師云：見心。
進云：如何是見心？
師云：見色。

進云：色與心還分不分？
師云：是分不分？
進云：如何體悉即合？
師云：不體悉即合。
問：如何是學人眼？
師云：你名什麼？
進云：皎然。
師云：你還識得眼未？
上堂云：從古至今，實無一法不是，你諸人還知得麼？我今問你：還見溪水麼？還見佛殿麼？還見僧堂麼？若道見，又將何見？若道不見，如今現是溪水，鳴瀝瀝地，佛殿．僧堂現在，作麼生說道不見？諸上座！溪水是溪水，佛殿是佛殿，僧堂是僧堂，且作麼生會？
問：如何是佛殿？
師云：佛殿也不識。
問：如何是僧堂？
師云：不是僧堂。
問：如何是溪水？
師云：不是閩清溪。
進云：如何體悉？
師云：不用體悉。
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底事？
師云：如何不是三乘教外別傳底事？
問：言語不到處，乞師相為。
師云：者箇死漢。
問：如何是是法住法位？
師云：你得與麼顛倒。
問：如何是諸佛未出世時事？
師云：用你作什麼？
進云：莫便是也無？
師云：者儱侗漢。
上堂，云：自從諸佛出世，興慈運悲，猶如空花，無有堅實。諸人須知有不曾出世，亦不曾入滅，幻化幻名，無有實者。何以故？此四大性本真空故，本不曾滅，亦不曾生，亦未曾教化眾生。眾生性如故，色身亦如；眾生性滅故，色身亦滅。還知得麼？若知得，出來大家理論；若不知得，我今直向汝道：自性不生自性，自性不滅自性。且作麼生領會即得？諸仁者！莫道此性本如故，若會，便請對眾會看；若不會，且有什麼處不如他？諸佛直須與麼始得。上根

者一聞總了，中根者一聞也了，下根者一聞亦了，與麼理論是何語話？還知麼？還省麼？人人具足，人人成現。
問：如何是諸佛興慈運悲？
師云：猫兒狗子。
進云：因什麼却如此？
師云：你問什麼？
問：如何是四大性本真空？
師云：你用許多辛苦作什麼？
問：如何是自性不生自性？
師云：你因誰得？
進云：與麼則諸法無生也。
師云：自顛倒在。
問：如何是妙明真心？
師云：堅維那也見你與麼問。
問：明暗未分時如何？
師云：黑如墨。
進云：分後如何？
師云：黑如漆。
云：乞師直道。
師云：適來豈是曲？
靈雲到，相看了，師乃問：那裏何似者裏？
雲云，也只是桑梓，別無他故。
師云：在也無？
雲云。恒然恒然。
師云：何不道？
雲云。有什麼難道？
師云：若實，便請道。
靈雲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迴葉落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師云：甚生桑梓之能。
雲云。向道故非外物。
師云：如是，如是。
雲云。不敢！不敢！
師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雲云。是和尚還徹也未？
師云：須與麼始得。
雲云，亘古亘今。
師云：甚好，甚好。遂作偈送靈雲：

三十年來只如常，幾迴落葉放毫光。
自從一出雲霄外，圓音體性應法王。
上堂，云：諸仁者！若有一法，即被一法礙；若斷一法，亦被一法礙。若有一法，於法得自在；若斷一法，亦於法得自在。若斷一法，諸人眼損；若有一法，諸人眼翳。且作麼生會？試參詳看，是何道理？
問：言多與道轉遠，不落言句，請師道。
師云：你又自作自受作麼？
進云：與麼則不落言句也。
師云：亂統在。
問：學人擬透龍門時如何？
師云：你也只是業力。
進云：為什麼如此？
師云：你適來問什麼？
問：如何是吹毛劒？
師云：直下是你，是你不會。
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
師云：是四句作麼生離？
云：如何是絕百非？
師云：離四句。
云：學人只問絕百非。
師云：我豈是對你離四句？
進云：作麼生即是？
師云：作麼生不是？
問：山岳無虧時如何？
師云：山岳也不識。
問：直得一如時如何？
師云：者顛倒漢。
問：如何是一句了念超百億？
師云：大眾！看者箇師僧妄語。
進云：因何得與麼？
師云：你問什麼？
因雪峯諸禪客特下禮覲，師上堂云：你諸人與麼來，覓箇什麼物？只如某有什麼到你諸人應？須自搆始得，有相應處始得。若搆不得，只與麼尋言逐句，有什麼了期？諸人須是言句不落處領會始得。
問：惠稜咨和尚，不落言句，不落綣繢，請師商量。
師云：拗折秤穩來，我與你商量。

弘瑶問：如何是自搆底道理？
師云：但不具蘊來，我向你道。
彥玢問：宗門中事如何？
師云：宗門也不識。
惠參。問：直得一物不拘時如何？
師云：得與麼顛倒。
宗靜問：如何得不被生死拘去？
師云：是生是死？
云：還道得也無？
師云：猶寐語在。
文僜問：如何是三乘不共底事？
師云：你豈不是文僜闍梨？
彥恩問：如何是諸佛為人底句？
師云：你自道看。
道忿問：如何行履，即得不被言句所拘？
師云：你豈不是浙客？
唯。勁問：言句不到處，請師道。
師云：是到是不到？
彥暉問：如何是日用底事？
師云：你名什麼？
進云：彥暉。
師云：是彥暉。
光暉問：如何是自受用三昧？
師云：你何曾受用？
行忿問：作麼生得與麼難會？
師云：有什麼把將來？
太原令孚問：如今直問，便請師直道。
師云：得與麼顛倒。
從展問：不落目前，請師道。
師云：是前是後？
靈照問：有不是處，請和尚拈出。
師云：你也不少驢漢。
進云：直得一色時如何？
師云：眾色。
問：如何是玄沙境？
師云：境也不識。
從弇問：請師分明道：
師云：你豈不是從弇？

進云：豈是問從弇？
師云：我豈是對你？
從弇問：如何是學人本生父母？
師云：我是釣魚謝三郎。
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
師云：毗盧也不識。
進云：還分不分？
師云：分也是你，不分也是你。
全坦問：只如法身，還解說法也無？
師云：寐語漢。
上堂云：諸人特與麼上來相承，無可延待。蓋是佛法身心，三五日間又無一物可喫，只是菜飡各自喫取便是也。諸上座！各自喫得飽，某也自然飽。還會與麼道麼？莫只與麼點頭點腦，說道說理，有什麼交涉？各各自思想得箇問頭，便合無言對得諸人去。緣即且不是某分外事，亦不是諸人辯口利辭成得。
諸上座，本分行脚事且作麼生？莫道是什麼，莫道還也得麼，莫道不可更別有也，莫道甚分明，莫道更道看，莫道更舉一偏。更有一般人不識好惡，便道總說了也，人人具足，人人成現，盡十方世界都來只是我去處，更無青黃赤白、明暗色空及地水火風，更說什麼即得？若與麼見解，且喜勿交涉，只成儱侗真如，不辨吉凶，有什麼用處？應須各各省察始得。
道忩上座夜靜入室，稱名禮拜。某特與麼來，乞和尚慈悲，指箇入路。
師云：你還聞偃溪水聲麼？
進云：聞。
師云：從者裏入。
又諸禪客辭歸雪峯，師問：如今諸人便歸山去，為復更去別處在？
稜禪客云：者裏且不是山中。
師云：作麼生？
稜云：也只如然。
師云：是！是！
稜云：喏喏。
又問：參兄來時，向和尚說作幾日？
云：說道什麼？
師云：不是。
代云：未嘗不是。
又問，忩云：如今也上山去。
云：知得和尚。

又問：展兄，你如今且在者裏相伴。
展云：得也得，恐和尚不要某。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代云：人人如然。
又問忿兄云：你也去。
云：無處不去。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代云：如今上山。
又問：瑶兄，你者迴來得幾時？
云日即不是。
師云：不是。
代云：自古自今。
師一日僧問訊次，乃云：是什麼便與麼來去？
僧云：只是者箇說話漢子去來。
師云：因什麼不覓箇入路？
僧云：不知和尚如何說去來？
師云：你適來從什麼處來？
云：某從茶堂裏來。
師云：你今若去，也從茶堂裏去，因什麼不識去來？
僧舉問雪峯：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
峯云：恰問著。
僧却問師：不知意作麼生？
師云：你問我。
其僧依前，乃問師云：我本是謝三郎。
云：和尚莫便是也無？
師云：是箇什麼即得？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
師云：我本是閩縣仁惠里。
進云：如何是的的意？
師云：比來向你道：仁惠里謝三家。
云：乞和尚提持。
師云：但是謝三家，莫別覓。
問：如何是通身轉不得底佛性？
師云：把將來。
云：乞和尚相為。
師云：你問什麼？
云：通身轉不得底佛性。
師云：你未出家，俗名什麼？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云：是我自己。
云：比來問某自己。
師云：向你道是我自己。
問：如何是法王
師云：是法王。
問：如何是大肯重底人？
師云：你是何處人？
問：如何是三乘用底法性？
師云：用底性也不識。
上堂云：諸上座！是什麼世界，便得與麼自由自在，要住便住，要去便去，更無一法與你作眼見耳聞、意知身覺。還會麼？還肯重麼？若肯，也是你自肯；若重，亦是你自重，更無纖毫與你作其分別。還會麼？若會，便請出來對眾商量。
問：如何是要去便去底法？
師云：你今在那裏？
如何是要住便住？
師云：你要去便去。
云：還為人也無？
師云：為阿誰？
問：如何是無眼、耳、鼻、舌、身、意？
師云：你問箇什麼？
問：六國未寧時如何？
師云：你自問取。
云：寧後如何？
師云：更須問你，你答渠。
云：還可向渠道也無？
師云：為什麼自起自倒？
上堂云：如是家風，亘古亘今，更無一法不是者。如是煥赫，如是分明，內外湛然皎皎地，因什麼被人問著便道我不知？須得待問他始得。若與麼語話，你平生父母養你時，因什麼不問父母？纔生下時，為復見你此身便說是男兒？為當借問他人分別，然後始知你是男兒？上座若與麼一一問人，何時得自由自在？你今會麼？上座是上座具足，父是父具足，母是母具足，兄弟姊妹一一具足，人人如是，法法如然，乃至一切諸法一時了却。若也不會，須得問他：別人非是如來弟子，亦非是出家人。久立，珍重！
問：十二時中如何應用？
師云：往來。

云：與麼則顛倒全是也。
師云：是又是箇什麼？不是又不是箇什麼？
問：如何是理論言句？
師云：你還出得問也未？
問：如何是山中正主？
師云：山中主也不識。
問：如何是諸佛垂慈底事？
師云：你曾解問我來。
云：為什麼却如此？
師云：為你不會。
上堂，云：從古至今也只如然，更覓箇什麼言句去？向諸人面前說菩提涅槃得麼？說楞伽．思益得麼？說道是祖師言句得麼？說尊宿理論得麼？諸上座！何以如此？不是你意度想慮念言語底道理，亦不是人前舉得。者箇是與麼時佛說、是與麼經律論語得麼？上座！經自有講經座主，所以達磨大師特與麼來，只道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要你諸人知自來本分心地法門，一日十二時中無有不是你本分心地法門。還省發也未？還知得也未？如今總為你說破了也，須得諸人各自親明，始得與麼言論。還會麼？盡什方世界無一法不是者：
問：如何是經？師
師云：如是我聞。
如何是律師？
師云：佛陀耶！
如何是論師？
師云：達摩耶。
云：和尚前來，豈不是分三等講經、律、論座主也？
師云：你識經律論也未？
云經律論。
師云：何曾識經律論？只是妄語。
問：如何是不說祖師言句底人？
師云：你爭知得？
云：為什麼人？
師云：不是我底。
問：如何得不念言句去？
師云：你賺不少也。
問：如何是主中主？
師云：者箇是北院。
云：大師萬福。

師云：你自作自受。
問：如是，法王！
師云：用如許多般法王作麼？
問：如何是五蘊皆空？
師云：寐語作麼？
上堂云：諸上座，廣大自在，聞知見覺，智通圓淨，長燃無盡之燈，廓周沙界，無者不有，凡之與聖，一一解脫，一一如然。諸人得與麼安樂，得與麼清虛，得與麼自在，得與麼暢望，威光顯現，非情量之所能知，非智惠即能通徹，溶溶浩浩，瑩古騰今，徹於三界、四生、九類、萬別、千差，牛是牛，馬是馬，驢是驢，羊是羊。諸仁者，緇素分明，辯其是非始得，莫只與麼虛頭過却時光。
問：如何是長燃無盡燈？
師云：看。
云：學人不會。
師云：無盡燈也道不會。
問：如何是瞪目絕見聞底人？
師云：正是時。
云：與麼則無別也。
師云：千里萬里。
問：如何是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師云：如今是說不說？
云：請師直道。
師云：豈是曲？
云：與麼則便是和尚說也。
師云：你因什麼倒東倒西？
云：只為。學人不會。
師云：你更自道看。
問：如何是摩尼珠？
師云：你得與麼顛倒。
云：乞和尚明出。
師云：你俱不與麼來。
云：作何即是？
師云：由是死驢漢。
問：如何是徑直一路？
師云：你豈不是楚嵩？
云：不會。
師云：我又何曾會？

上堂，云：諸上座！言無不實，理無不是，應處妙用，量超言趣，六道人天，明暗區分。人是人，天是天，脩羅是脩羅，魚龍是魚龍，地獄・畜生乃至十方世界，一一皆如是。諸上座！且作麼生便即一向道？只是自家信取便是也，那裏更有如許多般人天、六道往還、四生九類？

諸上座，若與麼會，有什麼救處？有什麼共語處？何以故？只是當初不附近著人，苦屈在初，從此蹭蹬，便道平生總了也，更誰解疑得人長遠？只是著箇事，更從何處去？盡是心法。

諸上座，若如此見解，爭受得國王信施，受他供養？諸上座，快附近人決擇，破却儱侗，明取心要，一切處轉得落落地，始得自由，始得相應安樂。若與麼會得，與三世諸佛同證心地法門，同行妙行，同用一色，用處不換機，在處說法更無阻滯。諸上座，如是理論還合於古德麼？莫是儱侗麼？莫是一槩平等麼？莫都只是我一箇去處，更無四生九類，也無與麼說話。還知也未？還省發也未？是何言句？一任諸人自體悉取。久立，珍重！

上堂云：得與麼好，得與麼惡，得與麼長，得與麼短，得與麼生，得與麼熟，得與麼方，得與麼圓，一一顯明。且作麼生是好惡・長短・方圓底道理？還會麼？作麼生分別與麼語話？實是省心力，但自詳察看。若會得，共相證明。

問：如何是好惡底事？

師云：更道什麼即得？

云：如何是方圓長短底事？

師云：生熟・長短・方圓。

云：如何體悉？

師云：正得體悉。

問：如何是達麼正法眼？

師云：大好三門學。

云：作麼生？

師云：是你作麼生？

云：喏喏。

師云：好！好！

問：學人平生愚鈍，到和尚處並無箇入路，乞師直示。

師云：但莫外覓。

云：如何趣向即得？

師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問：承古有言：真如如意寶，如意普真如。如何是普真如底寶？

師云：你豈不是在園司？

云：乞師明出。

師云：種菜不易。
問：言句不到處，請師直道。
師云：妄語漢。
問：如何是說法無其形？
師云：你爺名什麼？
問：如何得與道相應去？
師云：須與道相應去。
進云：還肯也無？
師云：相應，相應。
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云：燈籠。
云：如何是和尚心？
師云：拄杖。
云：和尚心與佛心還分不分？
師云：作麼生不分？
云：如何分？
師云：南堂東堂。
云：如何是不分？
師云：你問我答。
云如何提持？
師云：不要提持。
問：四山相逼時如何？
師云：正道著。
云：還履踐也無？
師云：你喚什麼作四山？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
師云：是無相道場。
云：與麼還相應也無？
師云：你還相契也無？
問：如何是日應萬機底人？
師云：你有什麼事？
問：承和尚有言：分緇素，辯黑白。如何是分緇素？
師云：喚你作俗人得麼？
云如何是辯黑白？
師云：喚青作黃得麼？
問：如何是越常情？
師云：你自莫顛倒。
問：久在叢林，為什麼不見尊貴之相？

師云：你得與麼自纏自縛？
問：如何行履得見父王？
師云：自作樂人，供養樂翁。
云：與麼則得見於父王也。
師云：未信你在。
問：作何僧事，即合祖師？
師云：你識父也未？
師見供養亡僧，問云：那裏作什麼？
云：供養亡僧。
師云：得與麼顛倒。又却問僧：亡僧什麼處人？
僧云：兩浙人。
師云：咄！咄！因什麼不學禪？有什麼了時？
因見亡僧前香鑪，云：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你諸人作麼生？
僧云：不是觸目菩提。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問：如何是人人具足底道理？
師云：者裏不是八百五十人。
云：學人不會。
師云：你自道作麼生不會？
問：如何是諸佛境界？
師云：地獄．畜生。
云：為什麼如此？
師云：只要如此。
問：如何是大人？
師云：小人。
云：學人不會。
師云：大小不會。
問：如何是工夫到底人？
云你父你母。
問：如何是本來物？
師云：你豈不是陳安兒？
問：如何是學人主人公？
師云：公也不識。
問：如何是學人自受用？
師云：今日不是普請。
云：莫只與麼也無？
師云：你識受用也未？
再上雪峯相看，乃咨和尚云：言無不中，誰人知之？

峯云：自如如知之中。
師云：且喜他招慶得歸來。
峯云：知之行之。
師與招慶相見，云：且喜得歸來。
慶云：和尚萬福。
師云：你自分析作什麼？
慶云：和尚妄語作什麼？
師云：是你妄語。
慶云：正是某妄語。
師云：得得是什麼？
慶云：知知不與麼。
師云：好！好！
慶云：喏！喏！
又與明真相見，問瑶闍梨：你佐助一員尊宿，實不可思議。
真云：不知和尚要什麼物？
師云：是者不要。
真云：某又何曾是？
師云：你姓什麼？
真云：是，是，不是，不是。
問行忩：長老兄在彼處無事麼？
忩云：且無別故，只是舊時人。
師云：何似此間？
忩云：不可更顛倒。
問：法演長老兄在彼中如何？
云：只如然。
問道麟長老云：相別得幾時也？
云：未嘗不在。
問道：殷長老云：你也隨招慶來。
云無者，不有自知。
問彥稠長老云：你也在清源。
云：者箇是雪峯山。
問紹崇長老云：作麼生？
招慶云：知不是招慶。
師云：是那裏？
云：是雪峯。
問從弇長老：你在彼中如何？
云：和尚起居萬福。
問光暉長老：彼中有幾鄉人？

云：光暉自知得。
師云：自知幾人？
暉云：近日無事。
問從展長老云：招慶即日有幾人？
云：和尚要某使。
問雪峯和尚云：招慶特來辦茶。
峯云：你且得上來。
師云：直須與麼始得。
峯云：不是外物。
師云：內亦非。
峯云：是！是！
問招慶云：你歸辦茶。
慶云：和尚上山，且得無事。
師云：幾日在道？
云：者箇好山門。
師又云：清源主也與麼敬重佛法。
慶云：只是人人桑梓。
師云：也須得與麼始得。
慶云：未是分外。
問全祖維那：你在何處？
云：只在者裏。
師云：你也何曾有佛性？
又代云：只在此。
問從襲：你知我來麼？
云：某適來到。
問：唯勁，你如何？
勁云：和尚尊體萬福。
問太原孚上座：招慶住如何？
云：不知和尚如何？
問靈照長老云：你在彼中還僧事麼？
云：是什麼心行？
師云：你無箇入處飡袋，有何佛性？
又代云：若要即道。
問行隆云：王太傅可出來招慶也無？
云：時長出來。
師云：看如許大漢只解喫飡，他時後日作馬還他去。
又代云：不知，只要和尚。
問道忩長老云：你還得來麼？

忒云：見什麼？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又代云：是道忒桑梓，故非外物。
一日，與招慶遊山，云：彼中何似者裏山情？
慶云：也只如然。
師云：且作麼生？
慶云：還別有桑梓也無？
師云：千定不是。
慶云：正是，不是？
問招慶：你尋常說什麼法接人？
慶云：和尚若有事但道。
師云：我也未信你在。
慶云：某也無可得信。
師云：實即得。
招慶云：已前問和尚因緣，只道和尚不說。
師云：有什麼因緣？
云也如然。
師云：你作麼生說驢事馬事？
慶云：某俗姓孫。
師云：你作麼生說驢馬？
慶云：也只是桑梓。
云：知得也未？招慶。
慶云：要且不是和尚。
師云：作麼生說大意？
云：得與麼顛倒。
師云：正是我顛倒。
云：某也顛倒。
問從諾，云：招慶好南堂。
諾云：是。
師云：有什麼交涉？
代云：只是屋。
遂作頌二首。
用處妙理不換機，問來答去不思議。
應現常開明道友，人人自在要功希。
再覩道友話清源，人人問道無不全。
法法恒然皆如是，四生九類體中圓。
師在雪峯，上堂示眾云：諸上座！好山好水，言無不中，理無不實，行無不圓，道體無方，應機說法，隨其形相，一一區分，無處

不是，無處不非，通古通今，顯現自在。所以道：小身現其小音。為其說法，且作麼生會？如今且問諸上座：只如諸人還具五蘊身田？不具五蘊身田？若道具，且作麼生說具底道理？若道不具，誰是不具五蘊身田底人？諸人如今是比丘相，某亦是比丘相，為你諸人說法，因什麼便得不會去？若是阿脩羅相說法，便道不會；若是餓鬼形相乃至非形相說法，便道不會。諸上座！如此理論，且作何說得？便請對眾出來明取。若只與麼說道理，盡什方世界都來只是我者箇道理，何曾更有四生九類？若與麼說話，還曾夢見佛法也未？只是下手時不遇奇人，堅執箇儱侗蘭頭衫子，去聾俗人前說道：我能我會，一盲引眾盲。次第相傳持將去，有什麼救處？
諸上座！你還疑也無？我今問你：還見面前青山麼？還見好之與惡麼？還見猫兒狗子一切鳥獸麼？若道不見，只成箇儱侗；若道見，你便說道：者箇只是色，者箇多少分明，者箇是什麼，者箇得與麼？可憐生都來只是我，更什麼處去？若如此說話，喚作儱侗中又更儱侗，不辯緇素，不識吉凶，寄褐生俗人，有什麼堪共理論佛法？諸上座！應須是附近人，決擇人我，破却儱侗，識其青黃赤白，辯其是非，知其好惡，長之與短，人決定是人，天決定是天，脩羅是脩羅，脩羅中得解脫，乃至餓鬼．畜生．地獄，一一皆得解脫，隨相區分，自由自在。應須與麼會，明是明，暗是暗，乃至青黃赤白，一一如然，混濫分毫也不得。
諸上座，如今作此說，且作麼生會？還是儱侗也無？還是一向平等也無？還是說也了、舉也了？還是更無一法作眼見耳聞也無？還是更教誰說也無？諸上座，且作麼生體解理論？如此說話，還合古聖也無？還是應機說法也無？還是識緇素也無？還是同一字不有也無？諸人只是不將為事。某十二時中，時時如是，時時運行，應機隨化，欲得諸人同詮性海，指歸本源，理應自由，在處通得。所以道：言無不中，理無不實。天上人間，六道往還，無處不透，應須與麼始得。便道：達磨西來，親傳心印法門，一時了却。佛及眾生，無不是心王印。
問：如何是應機說法底人？
師云：你豈不是從展？
云：作麼生？
師云：聾。
問：如何是逗機說法？
師云：你名什麼？
云：無名無字。
師云：者漆桶。
問：如何是觀機說法？

師云：喚你作俗人得麼？
云：為什麼如此？
師云：你問什麼？
問：如何是隨機說法？
師云：你什麼處打蹬來？
問：言語不並，心路不行，請師道。
師云：出得你問未？
云：作麼生？作麼生？
師云：者瞌睡漢因什麼不作人？
問：用處不換機，請師道。
師云：你豈不是仙遊龍華弘瑶？
云：作麼生？作麼生？
師云：弘瑶！弘瑶！
云：喏喏。
師云：得箇什麼？
云：得箇釣魚翁。
師云：也與麼亂統。
云：正是和尚不亂統。
師云：正是你不亂統。
云：正是某亂統。
師乃頌曰：
體性如然不換機，言來理契應玄微。
直下親親真大道，聲色聞見不思議。
三處一時放毫光，色相箇箇顯青黃。
十方三世皆如是，任運行來實堂堂。
一日，問參兄：見說浙中出好越器，是也無？
參云：是。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代云：也是桑梓，故非外物。
問太原孚上座：你鄉中出甚好物？
云：無種不有。
師云：是什麼物？
孚云：不道領話。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代云：只如此。
問雪峯和尚：聞有拄杖，乞一條。
峯云：我有三條在，但將取一條去。
云：人人只是一箇，和尚為什麼用三箇？

峯云：三箇總用。
師云：是即是，某不如此。
峯云：你作麼生？
師云：是三是一？
問展禪客：見說清源出好道具，是否？
云：和尚要什麼物？
師云：不應機。
展云：和尚作麼生？
師云：但道自受用。
問晏院主：者箇是何處扇？
云是清源扇。
師云：院主因什麼不學禪，只麼打蹬？
代云：也不是外物。
因鍾鳴次，師作忍痛聲，騰身云：者箇鍾在我肚裏鳴，你諸人且作麼生？
展上座對云：和尚尊體如何？
師云：你又分疎作麼？
云：和尚又自問作麼？
師云：我要不如此。
展云：某何曾如此？
師云：是！是！
展云：喏，喏。
一日，辭雪峯下山云：啟和尚，人人自由自在，某如今下山去也。
峯云：是誰與麼道？
師云：是和尚與麼道。
峯云：你且作麼生？
師云：不自由自在。
峯云：知！知！
又辭招慶：我且下山，你也到我那裏。
慶云：未嘗不在。
師云：還是也無？
慶云：也未是分外和尚。
師云：知得，知得。
又向晏院主道：我且去也，閑無事到彼中。
晏云：不敢，不敢。
師云：不如此。
代云：喚者裏不是山中。

王令公差人送含消梨上師，師遂拈問僧：若有人道得與你者梨喫，且作麼生道便得喫？
志超云：也什麼閑物？
彥穆云：閑物拋却。
惠琛云：者箇菓子打揲却。
師云：你諸人知得我語，便教喫了。只是諸人覓對話，有什麼了期？不用久立。
師令琛閣梨，將梨去老宿堂內喫了。自後改為集賢堂，總有十七人，錄在卷末。
頌曰：
三顆含消滿道場，十方三世顯毫光。
法法恒然皆如是，提持機應最芬芳。
光曉長老問：承師有言，說三機佛性。如何是第一機？
師云：你豈不是光曉？
云：如何是第二機？
師云：你爺名什麼？
云：如何是第三機？
師云：你祖父名什麼？
云：未審三機還分不分？
師云：作麼生不分？
云：如何是分？
師云：三門．佛殿．法堂。
云：如何是不分？
師云：你父．你母．你子。
云：學人不知。
師云：我也不知。
云：為什麼如此？
師云：只要如此。
展長老問：如何是和尚第一句接人？
師云：你問什麼？
云：如何是第二句接人？
師云：你問我答，是箇什麼？
云：如何是第三句接人？
師云：你與麼問，我與麼答，還且作麼生知有？
進云：去此之外，還更有提撕也無？
師云：你還識也未？
云：作何即得？
云：你問不是。

惟勁長老問：作麼生得三句一時了却？
師云：你又何曾會我三句智通無礙之辯？
勁云：三句從上來，盡行此路，請和尚道。
師云：你豈不是神光寺祥大德小師？
勁云：若與麼，是一是二？為當和尚一時道？
師云：我本是謝翁兒。
云：與麼則通古通今也。
師云：莫亂統。
勁云：無者不是，正是亂統。
師云：是處作麼生？
勁云：從古至今，也只如然。
師云：更莫亂統著。
云：和尚豈不是當山師叔？
師云：你者箇漢顛倒。
勁云：正是某顛倒。
師云：我也顛倒。
上堂云：諸上座！還知得一法具其山河大地．色空明暗也無？只此見處，不道不是緣，且無生機。如今也與麼問人，更著他時，後日又沒交涉去。何以故？只為是一槩平常一句中，死不殺活，得其自在，明格外之量，超越三輪，等備四天，廣利一切含識，同大海之波瀾。須是與麼，始得喚作生而不生，不生而生，生而恒生，生而恒不生。若解與麼，方始喚作明通大道，更無他故，無事莫立。

行光置五問，請和尚為答，兼逐句頌。

問：如何是應機說法底佛性？
師云：機鋒相應，你我自知，更有什麼？

頌曰：

應機無不通。　言行盡相從。　見聞無差別。
機鋒無別容。

問：如何是隨機說法底佛性？
師云：有什麼事？但請道將來。
學云：某求作佛。
師云：你是何處人？
云：若與麼，更無別也。
師云：我也未信你在。

頌曰：

隨機識性宗，　萬法盡皆同。　本體不動佛。
只欠自承當。

問：如何是觀機說法底佛性？

師云：你是行脚僧，不可喚作俗人。

頌曰：

觀機知深淺。　汝我只目前。　法法無生相。

應用只如然。

問：如何是逗機說法底佛性？

云：若要，但道。

云：請師的旨。

師云：得也未？

頌曰：

逗得機鋒應真常，　本體顯現要開張。

恒然自在無生滅，　應用盡皆放毫光。

問：出格外句，請師道。

師云：你外婆姓什麼？

云：還是出格之句也無？

師云：句也道不知，你不可不識外婆。

云：還受保任也無？

頌曰：

格外之句甚分明，　三輪等備顯無生。

重重華藏性相海，　塵塵剎剎印相更。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廣錄上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廣錄中

德彥伸五問請師答兼頌(凡一句各具三句)。

第一問：如何作麼生說三句為人底佛？

師云：若是第一句，末頭是德彥；若是第二句，你問什麼事？且作麼生會？若是第三句，還是出世少人知？且作何理論？

頌第一句。

心法甚分明，　人人自信生。　萬法全體是。

一理證我平。

頌第二句，殺活機。

一句二理更，　妙用得縱橫，　轉得機鋒後。

廣利於羣生。

頌第三句迴，悲智見慈定，

大道虛空絕纖塵，　重重世界性海身。

十方三世無別佛，　萬般神用只我真。

第二問：如何是作何說？還肯也無？還是文殊智收也無？

師云：你若要知第一句麼？你也解與麼問人；要知二句麼？汝通我智，把將文殊來；要知三句麼？你祖我翁，大智自然同。還肯是也無？

頌第一句。

一句自性生，　見事無不平，　虛空全體是。

十方佛弟兄。

頌第二句。

悲智顯真常。　二句你我彰，　法法得自在。

機鋒印青黃。

頌第三句。

你我祖翁智悲宗，　慈定因果自然同。

華藏世界塵剎海，　重重顯現無別容。

第三問：如何說普賢？作麼生是行門？還且作麼生說本行？

師云：若第一句，汝名什麼？第二句，汝行他立，普賢在什麼處？第三句，賓主總不與麼，還且作麼生道？

頌第一句。

行立本來平，　自己本無生，　法法皆如是。

一句也相更。

頌第二句轉換。

二理二義收，　應用得自由，　奪下生機後。

放光心色幽。

頌第三句慈定。

十重萬行周。　海印皆自由。　古今全生滅。

毛端一時收。

第四問作何契理三句。觀音行善，應諸方所。

師云：一位聞中收，汝道什麼？二位聞思知，汝諸人盡見。者箇師僧與麼問，且作麼生道將來？三句應真常，大眾引毫光，還且作何理契？

頌第一句。

一理本常行，　道你一分更，　信志依智用。

死句兩平平。

頌第二，轉換句。

換句耀古今。　生機最幽深，　人我皆無著。

同道盡知音。

頌第三句慈定。

隱顯放毫光。　纖塵應真常。　萬般同剎佛。

海會實堂堂。

第五問：作麼生契會？一分流注，二分轉側，三分同詮海會。乞和尚慈悲，逐句答出三分法性。

師云：若是一分，且信本來具足，不生不滅，無去無來，一日相應，一日佛性。若是二分，知其自由自在，機鋒並無阻滯，應用隨方，喚作二分佛性。若是三分佛性，具足色相，名無得物之功，行絕離塵之用，應現自在，舒卷無妨。如此理論，且略而言之。若盡說，未有了期。

德彥咨和尚：更乞為某子細說，要知深淺，惟願和尚不倦慈悲。

師云：若與麼，諸佛菩薩．祖師皆行此法門，廣大自在。所以道：父名知汝字，父名天洪，母名彭質。皇帝生汝，令知有三分，具如是聞知見覺。若與麼道，更為汝說破。

若是第一句綱宗，且自承當，成現具足，盡什方世界，更無他故。只是仁者，更教誰見？教誰聞？都只是你心王心所與，全成不動佛，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且要你諸人，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者，未有不非者，如此一句，成平等法門。何以故？以言逐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說法度人。所以道：一切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且要自信作佛。若解與麼，方喚作一句真常流注，與鐵輪齊位。十信初心，不作儱侗之見，不作斷常之解。若得如是，唯自己真如，不生不滅。且知其宗旨，由是明前不明後，一箇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一句之下，未有自由分。如今若知出格之量，莫被心魔所使，莫執我性入手中，便須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生平懷之見，此是第一句綱宗也。

若是第二句迴因就果，不著平等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其投機，生殺自在，奪換隨機，出生入死，廣利三天下，度現在之眾。諸佛道：同除色欲、見愛、現前諸煩惱。你今喚什麼作煩惱？若欲知得，我為你諸人說破。汝今眼見好之與惡，被色之所使，為身之拘繫，喚作色愛住他色愛煩惱。有色便有欲，起於妄心，以貪欲堅固，名為欲愛住他欲愛煩惱。因貪欲故，便起種種見愛，虛妄分別，貪其父精母血，係著我人能所攀緣，名為見愛住他見愛煩惱。生滅現前，於一切處執有滯無，起一切顛倒，所以四住煩惱和合一念無明，共成三界苦樂之因，日夜纏縛，不得自由，從此迷其道眼，常困輪迴，不得解脫。

你今諸人欲得會麼？但識此無明虛妄，元由自然，不被色欲見愛四住所拘，方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三天下銅銀二輪齊位，十信・十住・十迴向・十地・五位・六位，同證生殺之機，互換自在自由，處處通透。若如此理論，方始喚作出格之詞，應用通方，悲智隱顯，耀古騰今，無者不有，無者不無。若與麼，方可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廣利二分之佛性。

若是第三句，知有本智性相之本然，通其越量之知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性相元常，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不著平常之量，不著汝我之能，出生入死，應用自在，顯古德之性相，明祖父通量之情塵，本性真常，無其生滅法門，廣利四天下與三世諸佛，為其說法之師，海印三昧一時現前，於羣生一念之中，具足十種華藏世界海，會同四輪之應用，喚作元常不動之智，佛性大海之本心，廣照圓明，性相自在。若與麼，喚作五位六位，迴因見果，舉果全因，入慈定門，未有不是，未有不非，性相如然，與金輪齊位，收四天下，上至諸天，下至地獄，皆得自由，已伏無明見思塵沙無知之煩惱，所作運為，以虛空為座，號曰法身大士，具足印漩三昧，見報化身，把定乾坤，更無他故。

此之三句，師各頌之。

一句頌。

具足現成是本身，　心心色色只我真。
法法無生本不滅，　流注一如鎮目前。

二句頌。

二句銅銀得自由，　輪中轉側未嘗休。
奪得平等真常性，　大用現前實是幽。

三句頌。

應用重重華藏界，　十方三世性海在。
明明法界絕纖塵，　大智圓明印心海。

師云：若得與麼，方始喚作三句一時運用，皆得自在自由。已後也須得自看，莫當等閑。珍重！
師一日與雪峯・招慶遊山次，師云：看見者箇象骨峯頭，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作麼生說有？若道無，且作麼生道無？
峯云：你道什麼？
慶云：是有是無？
師云：若與麼，和尚與招慶總只明前不明後。
峯云：你且作麼生？
師云：佛法還曾有麼？作麼生說有無？試道看，還是也無？
師又問招慶：作麼生說有無底句？
慶云：是者箇，作麼生說有無？
師云：招慶也作麼生說有無？
慶云：和尚是什麼心行？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峯云：你作麼生說有無？
師云：即今是有是無？
峯云：你也作麼生？
師云：不是外物和尚。
雪峯舉神楚閣梨問我：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我向伊道：如冰歸水。
師云：是即是，某不與麼道。
峯云：你作麼生？
師云：如水歸水。
峯又向師道：我時時全機提持，把三箇木毬一時拋，要他全提去。
師云：和尚拋後，忽被箇師僧出來道：和尚看毬作麼生？
峯云：道什麼？
師云：某不與麼。
峯云：你作麼生？
師云：也未是分外。
雪峯云：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眾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
師云：且作麼生是一片田地？
峯云：看。
師云：是即是，某不與麼。
峯云：是你作麼生？
師云：只是人人底。
師問雪峯云：某如今大用去，和尚且作麼生？

峯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師遂作斫牌勢祇對。峯云：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
師云：也只是自家事。
師問道怊云：你作麼生說？是什麼？
怊云：只是從來事。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怊云：乞和尚道。
師云：具足怊闍梨。
怊云：若與麼，不從外得。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因什麼不覓箇入路？
問勁長老：你作麼生說性海？
勁云性海自家事。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勁云：不知和尚作麼生說性海？
師云：你性我海，還且是說也無？
問：[啗-口+王]長老作麼生說平常佛性？
瑫云：平常更說什麼？
師云：不是。
瑫云：未審和尚作麼生說平常佛性？
師云：遇茶喫茶，且作麼生說？平常佛性在什麼處？
問光默云：你作麼說見色便見心？
默云是光默。
師云：你儱侗不分緇素漢。
默云：乞和尚道。
師云：未是分外。
雪峯向師道：我者裏近日有箇把斷乾坤漢，汝須著精彩，同學兄弟也難得。
師云：是即是，且作麼生把斷？
峯云：豈不是自作用？正是把斷。
師云：和尚用甚得某不與麼？
峯云：你作麼生道？
師云：和尚是乾，某是坤，且作麼生說？兄弟難得。
峯云：你得與麼自由自在，要用便用，要收便收。
師云：未是分外，只是自家底。
峯云：你是出格之見，他時後日子孫大興你此理去，如今且與麼。
師云：如此如此，兄弟共知。且與麼，三二之後方始應用。
峯云：我也知汝同學一理之見。
師云：根門無功，和尚若得與麼，方始得自在。

上堂云：大地虛空皆因心成體，諸人且作麼生說因心成體道理？又且作麼生說心法無形，通貫十方？未有一分不從悲起智，未有一分不從智興悲，未有一分不從悲智齊明於性海，廓周沙界，圓融自在，知其明暗色空，悲智齊歸慈定之門，報應化法自由自在，廣利四天下，大地虛空皆是慈定之門顯現。所以道：心法無形，通貫十方。諸上座若與麼會得，也知和尚用三箇木毬一時拋下，要你諸人同詮性海，見性成佛。無事，珍重！

師因出大為塔赴忌齋，問義通上座云：我只禮塔，你作麼生？

通云：放某過，有箇道處。

師云：我放汝過作麼生道？

通云：某若禮拜，即不見有和尚。

師云：吽！吽！不是者箇道理。

又舉：問諸禪客云：我只禮拜塔，你作麼生？

中塔云：只是箇塔。

地藏云：和尚也不識塔。

志超云：志超不識。

元昌 云：只是元昌 作麼生禮？

師自云：塔也不識。

神祿云：和尚去大為禮塔因緣，乞和尚慈悲。

師云：是汝作麼生？

祿云：某不會。

師云：我向汝道，是汝不會。

至來日，却問：昨日禮塔因緣，神祿未會，乞和尚慈悲提持。

師云：我比來時時長向汝道：綿綿地無一法，從外而來，從內而出，都來只是你箇去處，亘古亘今，更問我覓箇什麼？

祿云：雖然蒙和尚與麼道，實無領會。

師云：若實無會處，你去問地藏，必向你說。

祿乃去地藏處舉前因緣：和尚有語云：塔也不識。不知作麼生？乞師兄慈悲相為。

藏云：自家豈不是祿兄？

祿云：不會，師兄莫只與麼抵神祿。

藏云：若實與麼，贈兄一頌：禮塔圓成是你宗，問來問取塔中通。你體你道元是你，只說南北與西東。

師因入府齋，於路上望見大中塔，遂問參隨師僧云：你隨我手，看那箇是什麼？眾皆無對。

師自云：不是見聞覺知。

了然云：見聞覺知不是。

師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然云：與麼既不得，乞和尚慈悲。
師云：我向你道不是見聞覺知。
然云：如何即是見聞覺知？
師云：佛法不與麼。
然。云：某不會，乞和尚慈悲說破。
師云：我尋常向你道：離却見聞覺知，還我恒常不變異體。佛法不是見聞覺知境界，應須是自徹去始得。
然不會，却舉向地藏和尚云：不是見聞覺知作麼生？
藏遂示頌二首。
不是見聞滿道場，識性覺知海中光。
本體元成不動佛，了然自在法中王。
你是了然非了然，恒明了然恒不然。
堂堂顯現非他物，是你聲前聲不前。
上堂，云：我今問你諸人，我時時向你道：盡十方世界是箇真實人體，更莫外求。何以故？只此四大五蘊、身田根識用處無功，所以你眼有不見色、耳有不聞聲、意有不分別。會麼？眼・耳・意用處無別故，且作麼生？諸仁者！會麼？
行滿云：五蘊本性空。
師云：佛法不是者道理。
道昇云：只是箇本來四大性。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匡穆云：聾瘂盲，更說箇什麼即得？遂作頌上師。
廓然大道瘂盲聾，十方三世色真空。
念念法法無生滅，只此明明釋迦宗。
上堂，云：我比來向你道：眼有不見色，耳有不聞聲，意有不分別，良由用處無功。你便道：聾瘂盲。且作麼生會？你每日還見色麼？還聞聲麼？還語言分別？若見青黃赤白，或拈箇拂子起，是你又眼盲也；或擊鐘鼓、或敲禪牀，又耳聾也；始教你下一言半句，或說箇道理，又口瘂不能分別。你若只向者裏與麼會，又成箇儱侗，認得箇生死根本，向識陰中作活計；若別有道理，又只成得箇斷常知見。你且作麼生會？
諸仁者！若於此不能明徹得，便是三界狂人被見聞覺知繫縛，不得自由，何時便得箇安樂去？諸仁者！應須是通徹始得，不取你口頭辨。我今明明向你道：更有諸方達道者，忽有人具此盲、聾、瘖、瘂三種病人，於佛法中又作麼生方便接得伊？若道接得，聾、瘂、盲人來作麼生接？若道接不得，佛法斷滅，無有靈驗，且作麼生商量？若有會處，便請出來大家理論看，也要知你深之與淺。有麼？出來！

師因僧寫真圓月相，自書真贊云：
圓月性相瑩真容，真相圓光海相中。
我今是真無真相，元本圓光釋迦翁。
因志超上座往建州教化茶，問：乞和尚慈悲，提撕心地法門。
師云：是你不可教我更提撕也。
超云：乞和尚直道。志超不是愚癡人，實不會。
師云：且去建州，迴來向你道。
超云：時不待人，乞和尚道。
師云：我今直向你道：我者裏三棒打汝愚癡。還會麼？
超云：不會。
師云：是你且去。
師乃說向眾僧云：超闍梨去建州乞茶，問我示入心地法門，我向伊道：者裏有三棒打愚癡。你諸人且作麼生會？
道本云：喚什麼作愚癡？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中塔云：自愚癡。
師云：不是此箇道理。
地藏云：和尚愚癡，教什麼人打？遂有頌呈和尚。
三棒愚癡不思議，浩浩溶溶自打之。
行來目前明明道，七顛八倒是你機。
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
云：你是王法中罪人，爭合問事？頌曰：
隱顯行來四威儀，罪人是你也要知。
圓通法法皆如是，應聲應色不思議。
王令公送荔枝上師，師拈起云：者箇荔枝得與麼紅？得與麼赤？你諸人且作麼生？若道一色，又是儱侗；若道是眾色，只成箇斷常。你諸人且作麼生？
彥瑤云：也只是和尚自分別。
師云：者儱侗愚癡，有什麼交涉？
沖機云：都來只是一色。
師云：總與麼儱侗，有什麼了時？
師問皎然：你作麼生道？
然云：不可不識。荔枝。
師自云：只是荔枝。
師云：你諸人如許多時在我者裏，總與麼說話，不辯緇素，不識吉凶。我比來向汝道：用處不換機。因什麼只管對話？有什麼交涉？諸上座！應須是附近人，始得去却見聞覺知識，辯得機鋒，明得好惡，了其是非，在處便得落落地，免作儱侗。若一向只與麼去說

道：見色便見心，更無他物。並無可得作其見解。諸上座！如此言語，有什麼堪為出家人？堪為說法之器？莫只與麼三箇五箇相聚，說人間名利，好之與惡，思衣念食，有什麼了期？他時後日，忽然著熱病，煲著三日五日，便見神見鬼，眼目[目*壽]張地，悔之不及，大不容易。
和尚子喫他國王水乳，履他田地，不知脩禪入定，又不附近人，只管打箇肉團子作麼好？墨褐細襵裙子，紬絹貼相子，有什麼三五乳？竹麻草鞋，三箇七箇大作羣隊，者邊那邊恰似箇一隊趁人狗相似，有什麼救處？諸仁者！你今賴遇我，不惜口業向你與麼道，他時後日更勿可得人身，便見輕重報應，地獄畜生輪迴諸趣未有出期。仁者！須是著忖始得，莫當等閑無事，不用上來。珍重。
韋監軍看師，師乃問：作麼生是本體？
監軍對云：亘古亘今。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代云：也只如此。
一日，監軍請師去宅內供養，處分客司安排一床菓子，把單子蓋却，教兩人舁向和尚面前，却揖師喫果子。師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又差客司送一封白紙上師，師向客司云：傳語司徒，謝狀見到，且作麼生？監軍無對。
師自代云：人人各自底。
一日，拈起盞托云：具足盞托子，司徒作麼生？
云：謝師指示。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代云：也只是自家底。
因王令公差人送葛衫與眾僧，師拈問僧：者葛衫都有幾領？
懷歸云九百領，一人一領。
師云：看汝何曾有佛性？
師代云：只是箇葛衫。
王令公送橄欖，師拈問僧：者箇橄欖因什麼與麼大小？
行普云：隨他各自見。
師云：也是五穀袋。
代云：好橄欖。
一日，見燒亡僧，問云：適來幾人舁亡僧？
對云：四人。
師云：看如許大漢，只袋飡得。
師代云：四箇死人舁箇活人。
師拈竹尺子問宗靜云：你喚者箇作什麼？

靜云：只喚作竹尺子。
師云：不是。
道忩云：尺子不是。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師代云：一尺二尺。
師拈拄杖問僧：喚作什麼？諸人對者並不契師意。
師代云：也只是自家底。
師將篾拈問僧：者箇竹是我栽種？是我斫劈？篾如今將與地藏，汝且作麼生？
元安云：好篾。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師代云：也要東使西使。
地藏云：箍桶得。
師遂頌云：
大道虛曠不思議，隨機對答總得之。
言下無言一時了，元成不動帝公希。
師拈茶盞子云：只者茶盞具足成現，你諸人會也無？且作麼生？
代云：也自知得。
師問法源闍梨：你見那箇香爐也無？
源云：不要者箇。
師云：五穀袋是你家物，便道要。
師代云：只如此。
上堂，云：諸上座！法體本自無生，本自無滅，法法如然，亘古亘今，因什麼便得不會去？若不會，也只是上座；若會，也只是上座。會與不會且作麼生？諸仁者！其道本體若出若沒，卷舒自在，妙用恒沙，只據目前，千般神用也只如然，萬般變化也只如然。何以故？本自具足，本自圓成，性相常住，不動智佛，因底便得不知不會去。具足仁者，仁者不知，真常無變，只為具足。所以仁者便道：不知不覺，知之覺之，切忌量之。諸上座！只如今現定身心，且作麼生說有具足底道理？若說得，便請出來大家理論；若說不得，仁者便有一分現定肉團身，具其五蘊性，便有一分法身，無其形相，只是自家體解取便是也。
若如此說話，便成斷常外道見解，有什麼救處？有什麼堪在清眾受他應供？如今欲得會麼？我今為你說破法身・報身・化身，如今現成。諸人還會麼？還省麼？若與麼去，在處自由自在。諸仁者！若也不知不覺，莫向人前亂統，便說道：達磨大師只是傳心印法門，要人知有法身。若如此言論，未夢見在。也只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與麼說話，且作麼

生？莫是傳法身麼？莫是傳報身麼？且作麼生理論？作何領覽？莫道祖師只說此五蘊身，便是不生不滅，無去無來。若與麼，還夢見佛法未？更有一般人，擔我能我解，不辯是非，便向人說：我識性是一花，五蘊是五葉。著他後生，見其脚手被輕弄著，便面青面赤，不奈伊何。若如此，還且是也無？只為不附近人，致得如此。你今欲得會麼？便說向你諸人現成，不用外覓，法・報・化具足，人人具足，人人現成，應處無方，通古通今，未有不是者，未有不非者。

諸仁者，若有一法，一法即不成；若有二法，二法亦不成。何以故？念念全生，念念全滅；念念不生，念念不滅。若如此理論，即是自智不生自智，自智不滅自智。大道通於十方，鎮斷乾坤，皆是本智圓明心印法門，更無他故。所以道：三際求心心不有。若與麼，便是諸惡莫作也。

問：如何是三際求底心？

師云：你得與麼妄語。

云：如何體悉？

師云：不用體悉。

問：如何是三世佛身？

師云：你是行脚僧。

問：如何是一花開五葉？

師云：你道看。

如何是結果自然成？

師云：猶故寐語在。

云：還有行履處也無？

師云：有。

云：如何即是？

師云：不用即是。師乃頌祖師意。

一花本無生，菩提亦只寧。

諸法常隱顯，心地應真乘。

一日，王大王差使送紫菜上和尚及眾僧，師拈問僧：者箇是何處紫菜？

法燈云：者箇什麼好紫菜？

師云：不應機。

師代云：與眾僧。

僧問訊次，師指香爐云：汝喚作什麼？

僧云：不可喚作香爐也。

云：不是者箇道理。

師代云：粧香。

一日，拈衣袖問僧：你喚者箇作什麼？
僧云：也只是衫袖。
師云：不如此。
代云：也只是和尚底。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一時現前？
師云：我是釣魚船上謝三郎。
學人不會。
師云：我又爭得會？
問：作何行履，即得不著見聞？
師云：汝喚什麼作見聞？
僧云：見聞，見聞。
師云：者箇瞌睡漢。
問：言不中時如何？
師云：汝喚作什麼？
問：作箇什麼即得不被生死所拘？
師云：作箇漆桶。
云：為什麼如此？
師云：只要如此。
問：如何是安國家風？
云：是你家風。
問：如何是體本無生？
師云：你名什麼？
云：作何即是？
師云：作何不是？
師拈拂子問僧：汝喚者箇作什麼？
云：喚作拂子。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代云：也只是東拂西拂得。
又問僧：你是何處人？
云，西川人。
師云：千鄉萬里來，何不學禪？
師代云：和尚尊體萬福。
上堂云：大道虛曠，常隱於自受用中，常顯於自受用中。絲毫不有，絲毫不無。應古應今，全生全不生，全滅全不滅。還且作麼生會？還見麼？自還是生？自還是不生？自還是滅？自還是不滅也無？且作何理論？作何領覽？若與麼見、與麼知、與麼說、與麼道，也只如然。無得而得，不行而行，應須與麼始得。遂成頌云：言來言去鎮毫光，現前施設只如常。

大用卷舒皆自在，塵塵剎剎顯芬芳。
勁頭陀問：只如雪峯和尚道：我者一片田地，一切眾生皆承此恩力。不知雪峯意作麼生？
師云：我向汝道：如一片田地相似，將賣與人作契書東西，四至交關約定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不賣，你且作麼生？
勁便問：如何是一株樹？
師云：你不知我，我不知你。
云：如何即是？
師云：分明向汝道，各自不相知。
云：未審不知，不知什麼？
師云：不知，不知什麼？
勁問：只如和尚在雪峯道：如水歸水。意作麼生？
師云：你還知水也未？
勁問：只如從諾問靈雲：如何是佛未出世前事？靈雲：豎起拂子。如何是出後事？雲：亦豎起拂子。未審還分不分？
師云：作麼生不分？
云：如何是分？
師云：東西南北。
云：如何是不分？
師云：南北。
云：作何體會？
師云：不要體會。
云：方便乞師道。
師云：你適來問什麼？
上堂。云：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為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什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鍾中無鼓響，鼓中無鍾聲，鍾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人工；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者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焰，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
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只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鍾聲，隨扣擊而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履處，如火消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絃，

無返迴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迴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者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知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無疑，何事沒捵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絕路，不因莊嚴。本來真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

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相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溟溟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者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見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真如凡聖，地獄人天，只是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者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學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轉揚眉，是真解脫道。不彊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者裏，纖毫不受，措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師上堂，眾集定，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向侍者道：我今日作一解，嶮入地獄如箭射。

侍者云：喜和尚再復人身。

上堂。云：一切森羅萬象從鏡中現。乃提起拄杖，云：者箇是象？那箇是鏡？

長生云：若不與麼，爭獲圓通？

上堂，提起拄杖云：汝諸人第二頭。便下座。

開平元年丁卯歲九月，大師遊清源招慶法要，師纔到，便云：也什麼好招慶院？

慶云：也只是自家底。

師云：還且如何？

慶云：只如此。

師云：是！是！

慶云：喏！喏！

又語話次，師問云：者箇法堂有幾間？

慶云：三二即不是，只椽木作。

師云：在什麼處？

慶云：也只在。

師云：還且如何？

慶云：和尚道途不易。
師云：招慶！你因什麼？
慶云奉天之下和尚！
師云：是！是
慶云：喏！喏！
師問招慶云：我如今去看王太傅。
慶云：是也，只是。
師云：作麼生？
慶云：某也去。
師云：還是也無？
慶云：作麼生？作麼生？
師云：我且去。
慶云：也且善為。
師云：得，得。
慶云：知，知。
師去到州內相看次，便問：太尉什麼好？
郡城太尉云不敢。
師云：久響太尉，也只如常。佛法不如是，何不覓箇入處？太尉無語。
師代云：故非外物。
師却歸招慶，云：久響王太尉，何曾有佛性？
慶云：又何曾不有佛性？
師云：又與王太尉分疎作什麼？
慶云：明明也，非他故。
師云：還我歸也未？
慶云：者裏只是招慶法堂。
師云：且作麼生即得？
慶云：未是分外和尚。
師云：知得，知得。
慶云：也未是分外。
師云：還的當也無？
慶云亘古亘今。
師云：也須與麼始得。
慶云：不敢，不敢。
師云：是！是！
慶云：喏！喏！
來日，太尉出招慶，復禮師云：太尉主領郡城不易。
太尉云：啟大師，不敢。

師云：咄！咄！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師代云：也只是桑梓。
又招慶與師對座，太尉起禮拜，便問：二聖對談何事？
師云：也知是清源。
尉云：莫只者便是也無？
師云：佛法不是者道理。
師代云：也知無別故。
師問保福云：適來何處來？
福云：只在此。
師云：還且作麼生？
福云：也只如然。
師云：誰與麼道？
福云：知得，更不別有。
師云：也且如何？
福云：人人也只如然。
師云：還得與麼也無？
福云：也不分外。
師云：是！是！
福云：喏！喏！
問明真：你在何處？
云：和尚近到，不知如何？
師云：你又與麼多知作什麼？
真云：又何曾不在？
師云：是你如今作麼生？
云：也無他故。
師云：還且作麼生？
云是桑梓無他故。
師云：我與你且如何？
真云：也定和尚。
師云：我知不是你底。
云：正是不是某底。
師云：若實即得。
真云：作麼生？作麼生？
師云：是！是！
云：不敢，不敢。
問弇長老云：你在者裏得幾夏？
弇云：也不是別故。
師云：即今作麼生？

弇云：也自知得。
師云：還向人也無？
云：未是分外。
師云：好！好！
弇云：喏，喏。
問麟上座：什麼生一院？有幾寮舍？
麟云：前六後六。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師代云：也只是尋常屋。
問匡上座云：者裏即日有幾人？
匡云：據現定。
師云：不應機。
師代云：是桑梓。
師與招慶語話次，以手打法堂柱云：也是什麼好法堂？什麼好柱？
慶云：只是些子破屋舍。
師云：你得與麼不知足，什麼生好屋舍？
慶云：也是人人桑梓。
師云：我知得。
慶云：不敢，不敢。
一日，王太尉差人送書，請師與招慶茶筵。師向送狀人說傳語，太尉云：便是喫茶了也。
太尉却差人傳語：謝大師到來。
師云：吽！吽！不是者道理。
代云：比來辨茶，如今却不辨。
師向招慶道：屈來日喫茶。招慶：你可去否？
慶云：和尚適來不是喫茶了也。
師云：你還喫茶了也未？
慶却喚侍者：取一椀熟水來與和尚。師云：也須與麼始得。
慶云：了底是了底。
師云：得與麼靈利招慶。
慶云：無別故。
來日與招慶去。到府內，師云：太尉昨日謝茶。
尉云：昨日無可得喫。
師云：山僧昨日何曾喫太尉茶？
尉云：也因大師所致。
師云：佛法不如此。
代云：把湯水與大師漱口。
師問太尉：當郡有多少戶口？

尉云：請大師鑒。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師代云：也是小小州郡。
太尉問：如何是宗門中不見底道？
師云：見底宗門不是道。
尉云：宗門又作麼生？
師云：得與麼顛倒。
尉云：因何如此？
師云：只為顛倒。
師與招慶遊南宅，師云：招慶也什麼一所宅？
慶云也是太尉宅。
師云：你與太尉分析作什麼？
慶云：比來向道，只是桑梓。
師云：是！是！
慶云：知，知。
太尉請師於南宅上堂云：諸上座！看者一片田地得與麼把定，三千大千世界．色欲諸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天皆得自由自在，更無一物與你作眼見耳聞。如今且作麼生體解？諸人若體得，便請出來對眾理論看；若體不得，便有一分是、一分非。若與麼，還曾夢見自家日用三昧也未？更有一般人不識好惡、不辨綱宗，便說道：我能我會，只是箇事。與麼說話未夢見。何以故？只為如今現定應用底並不知當向有什麼救處。
仁者！如今欲得易會麼？山僧為你說破，法法恒然，法法如是，無有生滅去來，亘古亘今，且喚作什麼即得？如今現成地會麼？諸仁者！莫只者箇便是你諸人去處也無？莫是心外無法、心心自在也無？莫不都來只是一箇去處也無？諸上座！今日太尉與麼敬重佛法，盡是受佛付囑去來，方始如此樹立精舍，供養師僧，蓋是來生因果也。諸上座！若有事便請出來，為眾決疑。
明真大師問：作麼生是不落三鋒底事？
師云：得與麼瞌睡。
云：作何即得？
師云：作何不得？
保福問：去却目前，如何舉揚？
師云：目前也不識。
太尉問：諸聖不出世，請師不談。
師云：得與麼顛倒。
尉云：正是某顛倒。
師云：佛法不如此。

代云：正是和尚不顛倒。
師云：太尉！從今至古只與麼，還會麼？還省麼？還知麼？還覺麼？太尉！知、覺、省現成，因什麼便得不會？會與不會也只如然。久立，珍重！
師問招慶：前日去到何處？
慶云：只在。
師云：知得。
慶云：不敢。
師云：且作麼生？
慶云恒然和尚？
師云：帝公作麼生
慶云：如然，如然。
師云：如何即是？
慶云：有不是者。
師云：是！是！
慶云：知得，知得。
太尉差客司送疏，請大師於招慶上堂。師向客司云：傳語太尉，未嘗不說法。
太尉却差客司傳語大師：合郡有望。
師云：道也甚道，只是不如此。
代云：只是帝公。
上堂。云：太尉及諸官僚・大師・大德且作麼生？還會麼？若不會，如今聽取山僧說葛藤去也。太尉人人如是，人人如然，未嘗不有，未嘗不無，通古通今，廣大自在，三世諸佛溶溶浩浩轉於法輪，或隱或顯，無處不通，無處不透，是什麼人境界與麼說？莫不是法華經麼？莫不是維摩・涅槃・楞伽・思益麼？為甚麼如此？太尉只為祖師特地與麼來親傳心印法門，只要上至諸天，下及一切羣生，皆以佛之知見一音演說，俱承解脫。如今太尉并諸官僚・大師・大德總皆在靈山同為法友去來，如今方得相遇也。與麼興建伽藍，崇重佛法，又與麼生供養心。太尉欲知昔時道友言句麼？便請諦聽諦聽。太尉日用常如此，還會麼？明明密密地，無一法不是現太尉形相，為太尉說法，更道箇什麼即得？所以大道沖融，性相齊照，顯現毫光，或現人王，於人王中得自在；或現法王，於法王中得自在。如今太尉與麼自由自在，還且作麼生知？又作麼生不知？莫只與麼便是同為法友，應用有領解處，始得頓契心地法源，始得太尉人人具足，亘古亘今，也無一法不是，也無一法不非。會與不會，出來大家理論看，定取金剛眼睛只在。如今有麼？出來出來。
太尉問：如何是日用底事？

師云：適來問什麼？
尉云：現問次。
師云：什麼處去來？
明真大師問：至尊至貴，莫若法王。與國王談玄明者作麼生？
師云：也是自家底。
云：還理論談玄也無？
師云：什麼處去來？
問：大道體真時如何？
師云：你問什麼？
問：真不立，妄不生時如何？
師云：是真是妄？
問：如何得不犯目前？
師云：目前在那裏？
云：不可拈出也。
師云：還知得也未？
云：分付也無？
師云：是亂統在。
問：道不得處，請師道。
師云：得與麼顛倒。
僧正大師禮拜，問：太尉崇重佛法，請師為眾決疑。
師云：適來豈不是道？
云：更請道。
師云：自問取。
招慶大師問：理契無方，言中諦當，且作麼生？
師云：言中也不曾諦當。
云：若與麼，則亘古亘今也。
師云：也未是分外。
云是何世界？
師云：招慶世界。
問：目前尊者談玄何事？
師云：你豈不是妄語？
問：作何行履，便得與麼作家？
師云：行履也道不識。
百法座主問：如何是宗門中事？
師云：是大德事。
云作何體悉？
師云：不用體悉。
問：如何是玄沙出格外底句？

云：看者顛倒漢。
問：二聖一王當說什麼法救度眾生？
師云：太尉者箇師僧却是作家。
云：為什麼却如此？
師云：只要如此。
問：如何是安國出格外為人底道理？
師云：你祖父名什麼？
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底人？
師云：大用也道不識。
問：親傳底事，請師道。
師云：我是謝翁兒。
問：作麼生得出者裏去？
師云：出去什麼處？
云：學人不會。
師云：我也不會。
問：把定乾坤底人來，師如何接？
師云：是乾是坤？
問：眾聖雲臻，太尉瞻仰，請師再道。
師云：你豈不是北客？
問：作何日用，便得與道相應去？
師云：你在那裏？
問：如何是不應聲色底佛法？
師云：聲色作麼生道不應？
問：如何是自受用底事？
師云：你是行脚僧。
問：如何是色真性？
師云：你名什麼？
問：如何是學人心？
師云：太尉心。
問：如何是正當肯重底人？
師云：你還肯我也無？
云：不肯重和尚。
師云：你猶亂統。
問：如何是明星現時事？
師云：你問什麼？
云：還當也無？
師云：作麼生說當不當？
問：直得不思時如何？

師云：也是箇漆桶。
問：三乘教旨，盡為指南，請師直道。
師云：你豈不是東報國僧？
惟勁問作何受用，即得自行三昧。
師云：你豈不是惟勁？
云：是惟勁，不會。
僧問：承教中有言：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即無住。如何是如來？
師云：大德也不識如來。
云：為什麼却如此？
師云：只要如此。
問：太尉敬重佛法，明古洞今，事作麼生？
師云：你什麼處去來？
問：道人相見，無理不宣，請師不相為。
師云：你還知自家脚手現也未？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現前道場？
師云：你不可不識道場。
問：如何是現成底道場？
師云：你不是從襲。
問：如何是一切法空相？
師云：香爐。
問：末後一句請師道。
師云：是前是後？遂成頌云：
末後一句最分明，談玄話理證無生。
十方三世一時說，任運逍遙實暢情。
師云：今日謝太尉尊重久立。然則如此，過去、未來、現在總皆如是。深愧太尉台旆遠出，洎諸大師等久立多時，山僧輒成頌曰：
招慶法堂此日昇，大地虛空絕纖塵。自此登其真覺會，十方國土契緣因。
上堂云：諸上座，還見也未？還知也未？千般妙用，其體無異。且作麼生會？作麼生領覽？言無不實，理無不周。大地虛空，更無他故。諸上座，十方世界悉皆如是。若要易會，我今向你道：上座，上座，具足因什麼得不會去？會與不會，是何境界？無事莫久立，珍重！
招慶辦茶筵送路，師云：招慶今日謝狀。
慶云：些些子，每日喫底也未是分外。
師云：若與麼，來日只管喫茶也。
慶云：阿誰與麼道？

師云：且作麼生？
慶云：還且不是與麼。
師云：的當也無。
云：教招慶道箇什麼即得？
師云：是！是！
慶云：不敢。
太尉辦茶送路，令客司送狀屈師。師向客司云：傳語太尉，有功者得且如何？
太尉傳語大師：未有者不功。
師云：你向太尉道未在，還且如何？
太尉來日纔見，便云：昨日謝大師全機提持。
師云：是有者還且如何？
尉云：還得也未？
師云：是教什麼人知？
尉云：同道者。
師云：作麼生是同道者？
尉云：請大師鑒。
師云：吽！吽！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尉云：某只與麼，不知大師作麼生是同道者？
師云：道什麼？道什麼？
太尉請遊龍船，師纔上船，師以拄杖打船云：太尉作麼生得出者裏去？
尉云：大師在裏許多少時也？
師云：久響太尉，只解與麼亂統。
尉云：若與麼，却請大師代道。
師云：未是分外。
太尉出，招慶相送次，師問太尉：還見招慶大師未？
尉云：已相見了也。
師云：佛法不如此。
師代云：和尚尊體萬福。
因語話次，師云：太尉人人具足。
尉云：啟大師，不敢。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師又云：太尉具足某具足，還且作麼生？太尉無對。
此時忽有一沙彌揭簾入來，師云：者箇沙彌好喫二十棒。
太尉云：某有箇會處。
師云：作麼生？
尉云：謝師指示。

師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尉云：某只與麼，不知大師意旨如何？
師云：未是分外。
師云：太尉法法恒然，未有者不是，未有者不非。全機體性如是，言無不實，行無不通。一法如然，萬法悉皆具足。(某)與太尉什麼處不如是？大地虛空，咸是妙明。真心所現，應用自在。廣利十方法界眾生，大作佛事。所以人人具足道，人人具足佛。萬里山川，性性如是。重重無盡，出生入死。應聲應色，無者不是，更無他故。
招慶問：和尚時時還且作麼生說具足底道理？
師云：還且作麼生說不具足底道理？
慶云：還是具足也未？
師云：作麼生？作麼生？還是不具足也無？
慶云：若與麼肯也無？
師云：道什麼？說什麼？
慶云：還是說具足也無？
師云：還是不說也無？招慶。
招慶又問：和尚時時作麼生說？人人具足道，人人具足佛。更請和尚子細說，也要知凶之與吉。
師云：招慶！你者裏豈不是一千徒眾？
慶曰：還是具足道、具足佛。
師云：作麼生且論人人具足道，人人具足佛？
慶云：若與麼，和尚亦是八百人。
師云：招慶！汝由是說具足道也。
慶云：比來是和尚具足，更說什麼即得？
師云：若與麼，即有我之能也。
慶云：和尚不見一法為大過失。
師云：是失箇什麼？
慶云：不得不道著。
師云：教什麼人知？
慶云：是。和尚道什麼？
師云：你還提持也無？
慶云：更道什麼？看！看！
師云：汝若與麼，全機具足佛去也。
慶云：雖然如此，亦未是分外。
師云：汝為復通前？為復明後？
慶云：是即是，不知和尚作麼生說通前明後？

師云：若是一分具足，真常流注，亘古亘今，直下是什麼？盡什方世界？只是當人自己本體恒然如是，更無他故，喚作本智之佛性。或隱或顯，應用自在，一日相應，一日佛性；一時相應，一時佛性。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凡所見境，唯是見心，元成不動之性相。出生入死，本自平等，一分法身，一分理量齊明，猶如王印，無一法從外而來，無一法從內而出。人人如是，人人自信作佛，人人自信具足是我一真法界，更無別法。如此理論，喚作一分真如，流注平常，自通自解。此猶是因中之因，明前不明後，未有生機，喚作死中句。若子細商量，未有了期。如是理論，一分真如入十信初門之行相。且依此脩，因中一分具足，招慶且作麼生？還是也無？

慶又問：未有一分性相，不是真常流注佛性，喚作自己本智如然，未甞轉側機鋒，不到奪換明後底句，作何理論？更乞和尚慈悲，子細為說，也要招慶作事業兄弟，知得佛法細大綱宗。

師云：若是轉側明後底句，機鋒不到二分法性元常，不有不無，應用自在，奪下真如平常之見，光應之量，一槩心法，總皆奪下生機轉側，不座唯心平實一真法界。因中之因，死中之句，就緣中知有因果性相，常生不滅，總皆如是，方始喚作生機作用。不作如是之量，明因知果，出格之詞，未有一法不從悲起智，未有一法不從智興悲，更無一法不是二分性相，不座平實一槩心法。今日與招慶作此理論，不知合聖人也無？你且作麼生？

慶又問：如此理論，方始喚作明前明後二分生機出格之量。二分轉側，生殺機鋒，應用自在，不存賓主，通於有無，不生不滅。二分法性，更無一法與麼不是悲智齊明。不座悲智之量，入慈定門，廣利羣品，未審作何理論即合於古德語句聯環？更乞和尚一一分明為說，冀一眾師僧知得山中和尚齊時大用木毬三箇一時拋底道理，兼後來參學兄弟知得綱宗去處，更乞慈悲。

師云：若是三分具足性相，未有一法不是，未有一法不非，元常未曾生滅，出沒自在，廣利一切眾生。三分具足，通古通今，隱顯光明，不見有一法不是，不見有一法不非，法報化應，悉皆如是，輔於明聖之量，佐於一乘之道。然而真如法界，無自無他，所以喚作一如性相。不座智悲之量，通明慈定之門，現行三昧，華藏海會，十方重重之家風也。還得也無？還合於古聖也無？招慶且作麼生？更說什麼即得？更道什麼即是？(某)如今少分說之，更無他故。

師又謂招慶云：你時時直須一時說。

慶云：更教(某)說什麼即得？

師云：你與麼便是一時說也。

慶云：不敢，不敢。

慶又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更作麼生說？
師云：言宣諸法作麼生寂滅？
慶云：與麼則和尚是言宣諸法也。
師云：是諸法，是言宣。
慶云：還可履踐也無？
師云：履踐即不無，還且作麼生說？
慶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
師云：是！是！
慶云：喏！喏！
師去時問：我拄杖在什麼處？
瑫長老云：在(某)手中。
師云：我拄杖爭得在你手中？
瑫云：把取拄杖。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展長老云：執捉又何妨？
師云：吽！吽！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行忩云：應處無方又作麼生？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靈照云：和尚莫要拄杖麼？
師云：不是者箇道理。
瑫長老云：許多人總不契師意，不知和尚作麼生道？
師云：我要擔衣鉢行脚。
瑫云：去什麼處？
師云：歸府去。又云：諸仁者！直須一片去始得，莫只與麼會事，無有了期，各自善為。珍重！
因舉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師却云：大小祖師只道得一半。
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
師云：却是侍者會。
師座次，中塔．地藏侍立，便打中塔一棒，云：就名就體？塔無對。
師又問地藏：你又作麼生？
藏云：者僧著棒，不知來處。
福州玄沙宗弋大師廣錄中
廣錄印版，歷載既久，字漫滅者參拾餘版。(契祖)因訪在山座元，同心募緣，鋟木而補之，遂為全帙。庶幾便於觀覽者，目擊而道存焉。
泰定乙丑良月　　日謹誌。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廣錄下
上堂，聞燕子叫，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
僧請益和尚今日上堂，聞燕子叫，示眾道：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未審尊意如何？
師云：會麼？
僧云：不會。
師云：去！誰信你？
師指燈籠問僧：我喚者箇作燈籠，你喚作什麼？
云：某亦喚作燈籠。
師云：盡大唐國內，未有一人會佛法。
師到三斗處相看，斗問：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
師云：者箇人人盡有，山主為什麼却無？
斗却揖云：且坐，且坐。
師云：元來有在。
師見長生，乃拈起拄杖云：還見麼？
生云：見。
師云：男見．女見．僧見．俗見，你作麼生見？長生無對。
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即無住，你作麼生觀？
生云：放某過，有箇道處。
師云：放你過，作麼生道生？良久。
師云：教誰委？
生云：徒勞側耳。
師云：情知汝向鬼趣裏作活計。
師在雪峯，雪峯示眾云：古人道：光景俱亡，復是何物？却問師：你者裏合著什麼語？
師云：放某過，有箇道處。
峯云：放你過作麼生道？
師云：某亦放和尚過。
因舉似密師伯見免話，洞山云：積代簪纓，暫時落薄。
師云：積代簪纓，未曾落薄。
新到纔禮拜，師云：因我得你拜。復問僧：甚處來？
僧云：德山來。
師云：德山尋常有什麼言句？
僧舉德山上堂，拈起拄杖便拋下，歸方丈。
師云：賺舉也。
僧後問玄覺：作麼生是賺舉處？
覺云：却請上座舉。

僧便舉覺云：不堪為種草。
雪峯遷化，師作喪主，集大眾煎茶次，師於靈前拈起茶盞，問大眾云：先師在日即且從你道，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先師無過；若道不得，即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遍問，大眾俱無語，師便撲破茶盞歸院。
問：中塔子作麼生會？
塔云：先師有什麼過？師便面壁中，塔便出去。
師却喚中塔回，云：你作麼生會？中塔便面壁，師便休去。
師見三人新到，打鼓三下，却歸方丈。僧具威儀了，却去打鼓三下，却歸堂內。久住來白師云：新到輕欺和尚法席。
師云：你打鼓集眾來，為你勘破。
眾集，新到不上來，師令侍者去喚。到法堂頭，新到於侍者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便歸堂內。
久住。又問：和尚何不勘過？
師云：我與你勘了也。
雪峯向師道：有僧問我：如何是牧童歌？我作舞歸方丈。
師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峯云：子又作麼生？師撫掌三下。
因僧舉神會瓦礫話，師云：果然。
因僧舉雲岳掃地話，師云：我當時若見，向伊道：正是第二月。
師見鼓山，乃作一圓相。山云：一切人出此不得。
師云：情知你向鬼趣裏作活計。
山云：和尚作麼生？
師云：一切人出此不得。
山云：和尚為什麼道得某道不得？
師云：我道得，你道不得。
師問地藏：三界唯心，子作麼生會？
云：和尚還見禪床麼？
師云：見。
云：和尚不會三界唯心。
師侍雪峯，雪峯指面前火爐云：三世諸佛總在裏許說法，轉大法輪。
師云：近日王令稍嚴。
峯云：作麼？
師云：不許人攙奪行市。
雪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救火！救火！眾人盡來救火，峯不開門。師將一片柴從窻中拋入，峯便開門。
師問僧：甚處來？

云：瑞嵒來。
師云：瑞嵒有什麼言句？
云：和尚尋常喚主人。公自應喏。又云：不妨惺惺。
師云：一等弄精魂，猶教些子。又云：你何不在彼中？
云：和尚遷化也。
師云：如今還喚得應麼？
師問菴主：乞火。主云：火性周遍，為什麼乞火？
師云：話墮也。
雪峯問僧：甚處來？
僧云：溈山來。
峯云：溈山有什麼言句？
某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默坐。
峯云：你肯他也無？
云：某不肯他。
峯云：溈山古佛，你速去懺悔。
其僧到師處舉前話，師云：山頭老漢蹉過古人事。
云：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師云：大小溈山被者僧問，直得百雜碎。
王太尉差人持書到師：某造得一所院，和尚會下有接人底上座，請一人出世。
師上堂，舉前事，又云：我且問諸人，忽遇大醉底人來，作麼生接？
因舉肇法師頌：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師云：大小肇法師臨遷化去，猶寐語在。
因舉仰山插鍬話，師云：我當時若見，與伊踏倒鍬子。
因舉：俱胝凡見僧問，只豎起一指頭。師云：我當時若見，與伊拗折指頭。
因舉石頭為讓和尚持書話，師云：大小石頭被讓和尚一推坑裏，直至如今起不得。
因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師云：我當時若見，與伊五下火抄。
因舉溈山．香嚴竪拂話，師云：只者香嚴脚跟未點地在。
師令僧持書上雪峯，雪峯開，只見三張白紙，遂拈起問僧云：還會麼？
僧云：不會。
峯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
僧舉似師，師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
云：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師云：孟春猶寒，也不解道。

師在雪峯，雪峯上堂，眾集，有一僧珍重出去，峯云：總似者箇僧，省我多少心力。
師云：和尚與麼接人，瞎却閩中一城人眼。
峯云：你作麼生？
師云：好與三十棒。
因舉：傅大士云：欲知佛去處，只者語聲是。師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
因舉：僧在門外作務，見蛇一條，師去看。拈拄杖敲頭云：蛇蹩！蛇蹩！
因舉長慶投機頌：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若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來驀口打。師云：我不與麼道：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若人問我解何宗，拈將拂來不要打。
上堂云：我與釋迦同參。
有僧問：承和尚有言，我與釋迦同參，未審參見什麼人？
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
雪峯問：那箇是備頭陀？
師云：終不敢誑嚇於人。
因普請般柴次，師云：汝諸人盡承吾力。
僧問：既承師力，何用普請？
師云：汝不普請，爭得柴歸？
因普請打麥次，師忽然倒地，叫云：阿耶！阿耶！
眾僧盡近前問：和尚安樂否？
師云：你三四百人盡在我肚上打，教我爭得安樂？
上堂。良久，大眾盡道師不說法，一時散去。師乃呵云：看著總是一樣底，無一箇有智見。我開却兩片皮，便盡簇覓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為他，却總不知。看著與麼，大難！大難！
上堂。良久，云：我為汝得徹困也。還會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
師云：寐語作麼？
進云：本分請師道。
師云：瞌睡作麼？
云：某即瞌睡，和尚作麼生？
師云：爭得與麼不識痛痒？又云：可惜如許大師。僧道：千里萬里行脚，到者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却去。
問：請和尚接。
師云：我接你了，還會麼？
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
師云：少人聽。

問：學人親切處，請師一言。
師云：識得即得。
云：請和尚直道。
師云：患聾作什麼？
上堂，云：諸禪德！汝諸人巡遶諸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為有奇特去處？為當只與麼西問東問？若有，試道看。我為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汝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塊。是汝到者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還會麼？若不識，便被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麼？肯與麼道麼？諸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與麼人？什方諸佛把汝向頂[寧*頁]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得。若是限劑，所悟莫能親覿。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向髑髏前認他鑒照，不可是汝說空、說有，說者邊、說那邊，有世間法、有箇不是世間法。
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者箇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盡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如巔山巖崖迥絕人煙處，還有佛法麼？裁辨得麼？若裁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覿得，不妨出他陰界，脫汝髑髏前意想。若不然者，誰為證據？仁者，我向汝說，盡十方世界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有一法解蓋覆得？知麼？還信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珍重。
上堂，良久，云：識得麼？還辨得麼？便歸方丈。
上堂，良久云：是汝真實人如是。
上堂，良久，云：達麼？如今見在，汝諸人還見麼？
上堂云：都來只是一顆明珠。
僧問：承和尚有言，都來是一顆明珠。學人不識，乞師指示。
師云：全體是，更教阿誰識？
僧云：雖然全體是，爭奈不會何？
師云：欲得會，但問取汝眼。
問：嶮惡道中，以何為津梁？
師云：汝眼為津梁。
云：未得者如何？
師云：快究取。
上堂。云：是汝諸人見有嶮惡，見有大蟲．刀劒諸事來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恰如世間畫師自畫作地獄變相，畫大蟲刀劒了，好好地看著，却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為過。汝如今欲免此幻惑

麼？但識取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劒解嚼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為汝？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
問：如何是宗門中事？
師云：瞌睡作麼？
云：和尚何不接學人？
師云：者鈍漢。
問：如何是沙門眼？
師云：築著鼻孔。又云：我向汝道：時時長築著髑髏，磨破鼻孔。是汝不覺不知。所以道：髑髏常干世界，鼻孔磨觸家風。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
師云：是汝本分事。
問：劫火洞燃，遍燒三千大千世界，此人如何？
師云：髑髏。
後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
問：如何是涅槃？
師云：埋却汝。
問：十二分教不要，如何是西來意？
師云：十二分教不要。
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
師云：我不以瞬視接人。
云：某者裏為什麼道不得？
師云：適來塞却汝口，爭解道得？
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
師云：沒却你。
云：為什麼得與麼難見？
師云：只為太近。
上堂，云：汝諸人如大海水裏坐沒頭浸，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惠始得。若是根機遲鈍，直須是勤苦，日夜忘疲。莫只是記言記語，被人詰問著沒去處。有一般坐繩床老漢，稱為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道：昭昭靈靈，靈臺智性，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與麼為善知識，大賺人。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便是汝真實，為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者箇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

仁者！真實在什麼處？汝欲出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汝見日麼？世間人所作養身活命種種心行，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復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此圓成威光所現，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鬼趣作活計，直下自瞞？忽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目*壽]張，如生脫龜筒相似。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長連床上排行著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忙忙，無本可據。只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盡變入驢胎馬腹裏，牽犁拽耙，銜鐵負鞍，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去，直與金剛齊壽。知麼？

僧侍立次，師見面前地上點白，以杖指問僧云：還見麼？

僧云：見。如是三度問，俱言：見。

師云：你也見，我也見，為什麼道不會？

問：如何是無縫塔？

師云：者一縫大小。

師因斫柴見虎，僧云：和尚虎。

師云：是你虎。

後歸院，僧來請：益和尚今日道見。虎云：是你。未審尊意如何？

師云：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之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問：大耳三藏第三度為什麼不見國師？

師云：你道前兩度還見麼？

師寄信與稜道者云：我有箇事要你商量。

稜道者下山，到師處侍立，夜深並無言說。至版鳴時，師乃喚道者，道者應喏。

師云：版鳴也，喫粥去。

問：學人為什麼道不得？

師云：塞著你口，爭解道得？

因僧舉雪峯和尚示眾云：若未會，且從迦葉門入。時僧問雪峯：如何是迦葉門？峯云：不見絲毫始得。

後師聞云：孟八郎又與麼去也。

僧問師：如何是迦葉門？

師云：但從迦葉門入。

雪峯見一隊獼猴，謂師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只者獼猴也有一面古鏡。

師云：還有自照也無？

峯云：老僧住持事煩。
雪峯云：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
師指火爐云：闊多少？
峯云：似古鏡闊。
師云：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師上堂云：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鍼鋒許，為緣為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
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辜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沈，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者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
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再問，師乃叱之。
僧問：從何方便門令學人得入？
師云：入是方便。
僧問：初心人來，師如何指示？
師云：什麼處得初心來？
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
僧云：學人不會。
師云：我恁麼為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唯，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事，珍重！
上堂云：我今問你諸人：且成得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

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了，爭解為得別人？
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趁塊過時，時光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省察，看是什麼？只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迦葉門接續頓超出此一門，超汝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
仁者！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用功莊嚴便得去也，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也。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得如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餅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毫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底人．大徹頭人。
所以超凡超聖，出離生死，離果離因，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瞞，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長戀生死愛網，被他善惡業果拘將去，無自由。饒你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你到妙精明心湛然不搖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水急不覺，妄為恬靜。與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又被輪迴去。所以行是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亦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具眼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構去，更不教汝加功鍊行。如今不與麼，更待何時？還肯麼？

方丈錄

詳夫古佛真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流輝。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汝門上士，道眼推先。契本明心，方為究竟。森羅一體，萬像同源。廓爾無邊，誰論有際。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久背真宗。不遇良朋道友，只自於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理地，不辯邪正。況乃平生，未曾撈摝。先賢古德，復自知時。剋己推功，岩菴石室。上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己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息念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且有什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凝神寂靜，閉目藏睛，灰心滅智。劫數纔終，不免輪迴。蓋為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
夫出家者即不然，不可同他外道去也。莫非真實明達，具大知見，能與佛同轍，寂照忘知，虛含萬像。如今且什麼處不是汝？什麼處

不分明？什麼處不露現？何不與麼會去？若無者箇田地，時中爭奈諸多漏念何？總成虛妄，阿那箇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飡失寢，如救頭燃，如喪身命，明心究理，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相親分。若不如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什麼自由分？

如今却不如他無情之物敷唱分明，土木石頭說法非常真實，只是少人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若聞無情說法底人，作麼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無說也，不可道無問而自說，稱嘆所行道也。不見善才童子參一百二十員老師，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便得入門。善才入門之後，其門自閉，於樓閣中覩百千諸佛，過去捨身受身，所參百二十員知識化境，於樓閣中一時俱現。彌勒為其證明，善才疑心頓息。

大凡三條椽下，須具者箇真實發明，即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且由阿？誰知他一切說法，都無實體。至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猶如畫月。古德云：善惡都莫思量，還同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脫法身．菩提涅槃．聖智聖果，並如空花兔角。不見道：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有為心法，不可相依。月久年深，全乖利益。只為棄本逐末，厭離凡情，忻心聖道。作此知見，不出他限量，拋他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是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得知之。若未構得，須知盡是虛頭漢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須徹，百千萬劫亦然。古德云：努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丈室輒書與弟子，珍重。

王大王請雪峯與玄沙入內論佛心印錄

大王問二禪師：諸佛并達磨所傳祕密心印，乞師的實為說。且祖佛已來，究竟修何因果，乃得成佛？

峯云：須是見性，方得成佛。

王！云何為見性？

峯云：見自本性。

王云：有形狀否？

峯云：見自本性，無物可見。此是難信之法，百千諸佛同傳。

王云：爭得否？

峯云：若稱揚此事，盡大地說不能盡；若達磨親傳，只是一言便轉凡成聖，不是小小之事。悟即剎那間，不悟塵沙劫。大王！大藏教中一切經論，千般萬般只為一心，祖祖相傳一心。但山僧為大王說此事，未可造次指示真性。大王！緣此事，山僧各各有千百人眾，

並是二三十年來密用此事，未有一二人承當得此事。況此法門是過去諸佛只一人傳一人，況今大王為俗天子，日為萬民判斷山河，有迷心念，爭覩得此事真實法門？願大王且為佛法之主宰，於筆頭下救護生靈，豈不是事？
大王聞此相勸，倍生歡悅，又問二師：朕今造寺・脩福・布施・度僧，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如此去還，得成佛否？
玄沙云：不得成佛，但是有作之心，皆是輪迴。
大王！云得何果報？
師云：得生天報，得福壽報。
王云：究竟如何？
師云：福盡即墮。
王云：墮於何處？
師云：福盡壽報，佛經具載。
大王少時不言。二師向大王言：即心是佛，見性是佛。
王云：將何為道？作何修行？
師云：經中道：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願大王識取實相，自然成佛。
大王起禮二師言：相救生死事大。
師曰：且為大王說真如名於後：一名佛性，二名真如，三名玄旨，四名清淨法身界，五名靈臺，六名精魂，七名赤子，八名大圓鏡智，九名空宗，十名第一義，十一名白淨識。此是一心之名目也。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並在。大王本性自具足，亦不用求，切須自救。無人相為山僧，救大王不及。山僧愛念眾生，猶如赤子，遇緣即隨方便度。眾生若作佛，應須自度。若悟了一真如性，不在多言。諸佛菩薩若未悟空寂真源，要在言設化。若了真源，無言契道。道本無言無說，佛言向無功用處證道矣。
又曰：且山僧被大王請住山門，事不獲已，為報王恩，為王說法。山僧說法，如降大雨，一時普潤，隨其福力。若慳福眾生，不信大乘，如降枯木焦種，闡提無信。山僧說願，大王但於自身觀矚本性，若見了一切自通諸佛諸祖師玄旨，皆自識得真實，乃至一切假號名字，亦自識得。
大王聞二師如此相勸指示，大起信心，便立大誓願，志信受持，終無退志。大王再命二禪師入內，重排香桉，志專佛乘，不敢外泄。某為傳大王佛法心印，伏願地神報空中神，空中神報天神，盡十方三世諸佛同為證明，三十三天眾同共證明。
大王又自發願，願二師便指示一心，得達達磨法門。二師喚云：大王，志心聽取佛法，開示悟入此門。此門無形無相，幻化空身，是大王法身知見了，亦總是大王本源自性天真佛也。遍虛空界，無一

切色聲香味觸法處，得其自由，無長短方圓，隨一切物見，名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亦名無心可名，可名一念歸空界。無形無狀，是無心也。
大王！既知了心心如木如石去，久久忘緣去，莫起善惡思量一切如常去，如人迷路去，如虛空亦名無住心，亦名自性涅槃，亦名無言說，亦名無繫縛，亦名無形相，亦名一心法門，亦名大涅槃，亦名定念總持，亦名真如性海，亦名無為大道，亦名一真法界，亦名無去無來菩提薩埵，亦名無性涅槃，亦名金剛三昧實諦，亦名自性清淨心，亦名如來藏，亦名實相般若，亦名正因佛性，亦名中道一乘，亦名淨性涅槃，亦名一念真如。
又曰：大王！大王！起初觀心時，無心可觀，向無功用道。初觀心時，隨顛倒想起，從幻化起。如此想，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如是法相，不生不滅，我心自空，即悟真實法相也。此法無壞，觀無心法，不住法中，諸佛解脫寂滅相．寂靜相。如是知者，速得成佛，滅無量罪。大王！即今既知，即今是佛。此是百千諸佛玅門，百千三昧門，百千智慧門，百千解脫門，一切神通玅用門，盡在方寸，周徧法界俱在。大王！心本來自在，無有三界可出，無有菩提可成，大道虛曠。
大王！今既已知本性，一時放下，並不得起別生絲髮許也。了了之人，見觀想念等絕慮，既已知了，切願不得。知有之人，見久久自有大乘之功果，此名無功之功。功不虛棄，知此法門，亦名無念之念。此是亙古亙今祖師玄旨。今共大王商議，靈山會上八萬眾前祕密玄旨，為大王說，亦已知了。願大王發大無量弘願，保持取作佛去，莫受輪迴，不可容易。大王！
大王遂禮二師，嘆曰：慚愧百生，千生慶幸，得逢善知識指示。若不因二師直說，萬劫也不會此空空無相之門。此去誓不負二師深恩。
二師向大王言：但念念常空寂，日用有大果。同前楞嚴，具說經上玄旨。如今但布施，廣作利益，並為助道之門，不拘有無之見，一切自在。但日日修無功用道，受持四句偈。
師却曰：大王！日前見箇什麼？還有我．人．眾生．壽者否？大王！經云：布施恒河沙劫，不如受持四句偈，亦如虛空供養。大王！切覺妄想，但頻覺正念，堅持不疑，多積無量大佛果之正因。此是妙明真心，大覺圓淨，速向成佛。大王！山僧自從先德山．石頭已來，傳此祕密法門，願入龍華會上相見。大王！即今法既知了，指示亦無出入也。亦無觀相，亦無佛，亦無法，亦無一色長短，一切在我。道有亦得，道無亦得。有是妙有，無是妙無。終日說，終日不說。雙遮雙照，即立破，即非立破中立，此法皆通。若

會此意，皆可皆不可說。不可說知見空無形相，自知無形法性，能生一切空，一中一切中。
大王聞了拜謝，捨黃金二十挺上，二師各不受，納歸王宮矣。大王又問玄沙和尚：此一真心本無生滅，一切俱無去無來，今此一身從何而有？
師曰：從父母妄緣而生，便即傳命。此一念本來識性，亙今亙古，本源真性自徧周法界。為妄想故，有一點識性為念，受千般苦，身有輪迴也。古人云：佛者，覺也。大王既知覺了，不落惡趣。但請大王頻省妄念，歸真合道。諸聖了本源，所以諸佛藏教多般施設，並願一切眾生成佛去。所以法華經云：但以假名字，引導諸眾生。並要伊性了一乘法，無二亦無三。若諸聖指示還源空寂之法，會本法身佛，方免輪迴六道四生，受種種身。直為大王說了，願大王信重此法，決定無疑。大王作禮，信受奉行。
此錄是內尚書三人同為王，隔帳後隨言錄之(入內論法畢)。

自述真贊

綿綿玄沙，眾聖之家，知之神俊。
識之彌遮，真形于在，影現伽耶。

塔頌

元來精成，是誰疊石，顯我微工。
須彌相釋。如若未曉，徒勞寸尺。

因事有頌

玄沙遊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洞山有靈叟頌上師

君欲學菩提，輸他釋老先。始欲學羼提，落他調達後。
欲識箇中意，面南看北斗。

師以頌答

奇哉一靈叟，那得許[口*兜][口*兜]。風起引箜篌，迷子爭頭湊。

設你總不是，蝦蟆大張口。欲識此中意，南星真北斗。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廣錄下(終)

No. 1445-C 唐福州安國禪院先開山宗一大師碑文(并序)

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林　澂　撰

粵以天地成形，故九土而互覇；山川定體，迺三教以分行。其儒則流布詩書，恢弘忠孝，課虛無而得質，叩寂寞而成音；其道則得失不驚，哀樂不入，閬爾逍遙之境，廓然罔象之鄉；其釋則教尊寰宇之中，理濟昆蟲之內。貝多葉葉，覆七種之道人；優盆花花，拂三乘之弟子。法海無岸，覺路絕塵。其有撥慈雲於無心即心，擎慧日於左手右手者，即無諸安國禪院　宗一大師焉。
師法諱(師備)，閩縣江南人也。三祖著謙恭之格，一門敦禮教之風。恭惟　大師，髫年不羣，弱冠成器。每究出塵之理，常懷割愛之心。雖澂澹以自怡，亦甘脆而靡失。
咸通初，爰有芙蓉山義通上人扣于俗扃。先德謝公性方隱豹，心嗜大雄，乃揖通公，宵憩于第，譚移星斗，坐列雲容。於是師數告嚴慈，堅求染髮。詰旦，隨通公入彼山門，摳衣　弘照。大師奇材爰遇於良工，貞金詎煩於大火，星灰三換，髭髮一除。五年春正月，辭師詣鍾陵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足戒。其年秋，驟別龍沙，却迴甌越。肩橫榔[木*栗]，[跳-兆+歷]眾壑以無辭；心注芙蓉，涉重江而罔滯。自此服膺晨夕，晦迹岩巒，忘形匪憚於風霜，務事每凌於星月。或惸游古洞，或醮坐巔峰，孤高之靈鶴乘軒，澹泞之閑雲出洞。
弘照大師密加訓勗，別借品題。至七年，有學兄自外迴錫，即雪峰真覺大師。纔窺冰碧，洊契雲龍。舉唱宗乘，超越彝等。德岸而三峰讓峻，禪河而四海慙深。雪峯自此號師作備頭陀。
一日，置問曰：即今那箇是備頭陀？
答曰：不可誑於人也。
雪峯至十一年住山，師則選芙蓉東洋之洞，芟艸木，狎猿猱，獨棲唯究於玄微，餘習杳忘於晷刻。至十三季，亦上雪峰，一心希搆於禪關，戮力同開於鳥道，中無暇食(音寺)，夕不告勞。
雪峰又問：師何不巡諸聖跡，訪彼同風？
答曰：二祖不往西天，達磨不來唐土。
雪峰景仰至德，然諾師言，利錐寧處於囊間，潤璧難緘於石內。尋迺攜笻負錫，宿野眠雲，因至閩清縣界，初葺普應山，次住玄沙(寶峯)院。指松篁而表操，運土木以勞形，道在其間，聲聞于外。光化

初，忠懿王戈鋋策定，邦國功成，三教鼎行，一方鏡廓，乃飛牋疏，遠入烟蘿，請師下府，住安國院。
師笑絲綸之降密旨，指木石以示迷途。高遁彌堅，承命未允。俄而參徒諮詢行止，諫諜遵從。覬協台情，不奪人願。其年秋，學人霧集，弟子星馳。擁趨覇府之康莊，同詣英王之宮室。觀光堵列，仰止雲屯。人發善牙，地饒喜色。忠懿王瞻矚儀相，傾瀉歸依。禮為出世之師，敬作下生之佛。抽二千石之厚祿，減一萬錢之常庖。重闢華堂，高施廣殿。星攢榱桷，霞爛軒窻。梁橫螮蝀之形，若離塵坌。瓦疊鴛鴦之勢，似翥煙霄。星霜未換於流年，毳褐競臻於丈室。旦夕圍繞，七百餘眾。內有學人惠球長老・桂琛長老，竝澡德真源，棲身法苑。獨表鳳毛之瑞，先成麟角之寶。其后允協王恩，宣揚宗教。
大師譚藪深窾，詞海汪洋，雄謀故鄙於衝冠，大辯暗嗤於重席，莫不摧諸外道，越彼三乘，八表騰芳，萬邦來慕。鴈塞負戈之士，南引殳趍；雞林擁毳之流，西傾鶴望。忠懿王信隆□抱，禮厚王猷，爰發表章，上聞　睿旨，降宗一之綸綍，受寵賜之袈裟。麗藻辭布於羅牋，猶新。
帝澤。爛甚衣鋪於金縷，未散天香。煥赫叢林，諠闐士庶。師雖承雨露，終樂雲泉。抗節繁華，放情幽寂。如燈觸物，物自顯於燈前。似月分形，形豈干於月際。言苦理順，德峻神慈。而又去儉去奢，無偏無黨。賤綺紈於絺綌，諭金璧於泥沙。超羅漢心，出菩薩行。自石室投籌之後，鳥窠寓木而來。非無胤嗣之品流，互有抑揚之氣槩。未若大師混成自得，所措無隳。本靜本閑，寧執寧捉。澂陂萬頃，猶為畎澮之流。峭壁千尋，宛是塵埃之聚。
自匡化安國，資贊羈圖，人間之福利無涯，天上之星迴有十。至開平二載孟冬月云：聖人以短焰警浮生，達者以游雲[媲-囟+(色-巴+囚)]幻質。言情伏枕，間日陞堂，俄懸　英主之憂，爰動學徒之慮。至仲月二十七日中夜，厥疾漸亟，乃命主事付遺戒，不許服杖經臨(去聲)晨昏，仍令附筆修遺啟，感別忠懿王，兼寄偈子云：
人中寶，人中寶，一顆神珠明已早。
從來顯現徧娑婆，人中達得無生老。
至丑時，有學人問師：體氣若何？
答曰：爾勿有疑，我自常定。于時索坐良久，奄然示滅。瑞日倏墜於高空，良木遽摧於大廈。忠懿王廢衙累日，無諸境布慘移旬。飛走同悲，緇素共感。大師世壽七十有四，僧臘四十有五。其年十二月十日，靈龕歸于閩縣懷賢里飛山之原，從禮也。是日瑞雪填空，悲風颯樹。執紼之徒溢萬，護龕之眾數千。有淚皆枯，無心不慟。其后磨礱石塔，締搆饗亭。竝歸茅土之恩，奠此峰巒之色。自此弟

子數百人，皆道樹芬芳，德山孤峻。丹青瑞相，軌範遺風。寶方益潤於琅玕，鹿苑重新於杞梓。可謂兄恭弟睦，地久天長。其次上足悟靈大德，格韻標奇，秉持挺異。歸敬之懃懷罔墜，師資之孝行彌彰。常貯豐碑，未刊巨石。

長興初庚寅歲，竊念建安相國侍中王公，早歲頻降隼旟，屢親禪榻，而乃巨細上達王庭。伏以令公大王，維嵩表慶，大昴呈祥。五千里之山河，允歸霸道；十二國之基業，莫比洪猷。加以理達玄機，心崇聖典，念茲緣起，許發牋題。果蒙恩流龍化之潭，地涌龜負之石。若非我大師播馨香之道果，我侍中垂始卒之精誠，安得黃絹之文，鎮在飛山之地？(澂)雖親硯席，濫習篇章，每愧斯文，曾無餘刃。僧統通惠大師及靈公，以(澂)頻參法席，稍近玄譚，熟詳履[跳-兆+歷]之規，可紀隆崇之德。上聞台聽，堅命斐才，牢讓不諧，屬詞是愧。其辭曰：

大雄之教，　西域之分，　苟無達者，　何顯斯文？
我師挺出，　我法不羣。　跡隈淨剎，　志邁青雲。
不淬心劒，　不勇情軍，　眾魔率服，　求見求聞。
道眼圓明，　法門峭峻。　四海迷津，　萬邦投問。
格異神閑，　言苦理順。　鶴靜松寒，　金貞璧潤。
德動英王，　心馳展敬。　蘭殿忘飧，　蒲輪降命。
瑞相纔窺，　台襟豁靜。　載顧載瞻，　人龍人鏡。
奇奏爰貢，　帝澤無涯。　麗藻綸綍，　爛甚袈裟。
四大本空，　一源有主。　趺坐儼然，　倏為千古。
自邇陟遐，　以瞻以覩。　貌託神毫，　塔宜深塢。
飛山勝槩，　閩川北隅。　勢平越壘，　根拔鏡湖。
靈龕從禮，　地□合圖。　雲龍暗會，　神鬼不虞。
森羅萬疊，　檜柏千株。　覺路緜邈，　世人嗟吁。
色身浮幻，　五蘊之間，　法身堅固，　兩曜之前。
道德不泯，　陵谷任遷。　斯文斯石，　千年萬年。

扶天保大忠孝功臣、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閩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王延鈞

No. 1445-D 日本鎌唐福州玄沙宗一大師廣錄後序

佛祖所傳之法，本來超因果修證，則不涉盛衰生滅。而有盛衰生滅者，佛祖之教也。然而教也者，所以明法也。而非藉教，則不能傳法。則教之盛衰，猶法之盛衰也。教久焉，而不能無弊。弊不救，

則教衰焉。所以世有偉人，矯弊張教，傳其不涉盛衰生滅於將來大心之凡夫矣。
夫教之生弊也，猶如人物之生病也。大凡人身之生病也，雖壯年或病，而臨老境者尤多病焉爾。林木之生病也，雖獨樹或然，而大林之中必病枝夥焉爾。在昔釋迦如來三乘之外，別傳佛祖之慧命於摩訶迦葉，迦葉傳之阿難，其後傳傳自迦葉，廿八傳而至菩提達磨大師。
菩提達磨遊化於東土，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大鑑，是所謂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者也，而皆一人傳一人焉耳矣。其間或雖橫出一枝，衣法相傳，則唯一而無二也。此時辟如壯年，色美髮黑，元氣完全，而病不能侵焉也。
洎乎大鑑，以衣鉢為爭端，止而不傳，唯以法普傳，則傳持其法者，森然如林，而為牛角，為兩輪，至今相傳者，青原・南嶽二甘露門也。青原傳石頭而湖南宗之，南嶽傳馬祖而江西宗之，石頭又普傳天皇悟・藥山儼等，馬祖又普傳百丈海・南泉願，乃至一百三十七人，則自時厥後，江西・湖南之曾玄，為枝焉，為派焉，在在所所說禪，浩浩如百川之爭流，如千林之競秀，其間不能無橫流，不能無病枝，而禪宗亦漸臨老境矣，是所以禪病之生也。
當此時，有玄沙宗一大師者，傳德山・石頭之祕密法門，洞視禪者之心肝五臟應病鍼砭，猶如秦越人飲上池水。視垣一方之人，徹見五臟癥結而窮病源，起病者於死地。所以當世如招慶大師，設化於一方，為千眾所圍繞者也。猶就師請益，則其餘者可知。而其上堂說法，門人集為大小錄，而其錄之亡久矣。至明，得山林居士・雲門然禪師等，則鈔錄五燈會元・傳燈錄等大師傳中說法之幾句，而稱玄沙語錄。味際天浴日之海，鹹於一滴，慰禪者之渴望而已矣。
幸而此土下野國水代太平山大中禪寺室中有傳寶，唐光化三年門人智嚴所集，宋右司諫知福州軍事高郵孫覺命玄沙僧所鏤版以行于世之印本，而主僧祕惜世不可得而見焉。所以予往年寓萬松山日，祈請堂頭融峯禪師，願假師之善權方便，寫取大中室中宋刻印本鋟梓於世，布般若之種子于天下矣。融峯亦恐此本無副，將葬蠹魚之腹中而阻滯，生於無望，未果其願。而融峯頃年蒙　國命陞住總寧禪寺補僧統，予幸此機會，遙寓書督責其稽遲，而融峯俄遣僧就太平山中摹寫宋版印本而為副本。
又告太平山主函：室中所傳寶之元本無達，余且寓書曰：此錄今日達於子，則子之望已滿焉，而予之願亦無不足焉。今又煩子，宜命工書者更臨寫印本，付之於剞劂氏，記此錄之顯晦於末簡，而貽將來矣。余遂宿願於今日，謹焚香看讀，雖後大師八百歲，儼然不異覿面。奇哉！此錄支那不見焉也。年久而于是時刊行於此土，非幸

之大者，幸之甚者歟！是余所以為後序，遺區區意於後賢也。夫本師釋迦如來以三千大千世界為所化，則為其後者，亦不可忘厥家規矣。

余熟觀西天東土之先德，不憚十萬里程，逐逐然經歷艱苦，不辭喪身失命，西遊東化者，其志不在於利，不在於名，執本師之家範，傳教法於沙界，度眾生於無邊，如斯而已。其宅心也，豈如今日假名竊器，稱善知識者，憎百千燈之明明無盡，而光耀我家之一燈於昏昏，以劫衣劫食為悅也哉？抑今日此土禪教之徒所學之法，雖本師天竺釋迦如來也，其法傳於此土，皆由震旦而來，則為震旦禪教拾遺補缺，繼絕起廢者，此土緇門當為本師所垂法令，所謂反復之道也。是故震旦教門之缺典，賴此土所全，其迹日光於陳編也。昔日震旦失南嶽止觀，而宋咸平三祀，此土之法師寂照者，挾大乘止觀入宋，而天台之教觀缺而復圓也。

是故宋杭州天竺寺主慈雲大師者，為止觀後序曰：大矣哉！斯法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昇。素影圓暉，環回我土也。嗚呼！焉得復回此錄於震旦？震旦禪林有為後序如慈雲者，發揮斯錄之隱顯回環，並南嶽止觀傳無窮哉！今日鋟斯錄也，不損益宋版印本之一字，雖助刻之姓名不沒其功，而獨遺千光王寺沙門義澄重刪，前後共為一冊一十七葉，而不刻者何也？蓋義澄義學猶未達奧典，僭越議論宗師之說法，則其謬解不足辯也已。宋寂音尊者亦曾題斯錄云：右司諫集賢孫公覺莘老守福州日，俾僧編集此錄，學者以覺悟宗旨，厥功茂焉。獨恨集末附千光王寺沙門義澄重刪三句四機之語，義澄自目未見而指人五色(云云)。

信乎寂音之言，蓋宗門之說法，證智之所知，而大異乎義解之所測，所以獨刪除義澄之謬解，解寂音之遺恨於今日，塞後學之岐道於將來，獨傳大師說法之本色而已。大師之說法，今日雖傳於紙墨，猶如良醫所留之良藥，色香美味具足，未失也。有緣服者，其病無不差，而或誤服魔家之毒藥，為魔毒所中，毒氣深入，其心顛倒，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雖與其藥而不肯服焉，則雖此錄無若此輩何而已矣。

元祿庚午十一月二十一日

經山獨菴叟玄光敬書于龍光精舍臥雲室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